

人不知。你老問他。』

北俠揪着賊人問女子道：『你因何遇難？』朱絳貞將已往情由述了一遍。『原是自己上吊，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。如今無路可投，求老爺搭救搭救。』北俠聽了，心中爲難，如何帶着女子黑夜而行呢？猛然省道：『有了！何不如此如此。』回頭對賊人道：『你果有老母麼？』賊人道：『小人再不敢撒謊。』北俠道：『你家住在那裏？』賊人道：『離此不遠，不過二里之遙，有一小村，北上坡就是。』北俠道：『我對你說。我放了 you，你要依我一件事。』賊人道：『任憑爺爺吩咐。』北俠道：『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』賊人聽了，便不言語。北俠道：『你怎麼不願意？』將手一攏勁。賊人「哎呀」。『我願意，我願意。我背，我背。』北俠道：『將他好好背起，不許回手。背的好了，我還要賞你。如若不好生背時，難道你這頭顱比方纜那人樸刀還結實麼？』賊人道：『爺爺放心。我管保背的好好的。』便背起來。北俠緊緊跟隨，竟奔賊人家中而來。一時來在高坡之上，

向前叩門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太守被倪忠夾了胳膊，拉了就走。太守回頭看時，門已關閉，燈光已遠，只得沒命的奔馳。一個懦弱書生，一個年老蒼頭，又是黑夜之間，瞧的是忙，腳底下邁步却不能大。剛走一二里地，倪太守道：『容我歇息歇息。』倪忠道：『老奴也發了喘了。與其歇息，莫若款款而行。』倪太守道：『老人家說的真是。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？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？』倪忠道：『老爺說甚麼蓮花？』倪太守道：『方纔那救命姐姐說，他父親有冤枉，恐不憑信。他給了我這一枝白玉蓮花，作爲信物。彼時就着燈光一看，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。我纔待要問，就被你夾着胳膊跑了。我心中好生納悶。』倪忠道：『這也沒有甚麼可悶的。物件相同的頗多，且自收好了，再作理會。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，此乃莫大之恩。而且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，生得十分端莊美貌。老爺哎！爲人總要知恩報恩。莫要因門

楣，辜負了他這番好意。』倪太守聽了此話，嘆道：『嗟！你我性命尚且顧不來，還說甚麼門楣不門楣，報恩不報恩呢。』

誰知他主僕絮絮叨叨，奔奔波波，慌不擇路，原是往西北，却忙忙悞走了正西。忽聽後面人馬聲嘶，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燦亮。倪忠着急道：『不好了！有人追了來了。老爺且自逃生，待老奴迎上前去，以死相拚便了。』說罷，他也不顧太守，一直往東，竟奔火光而來。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，見火光往西北去了。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，可見他主僕方纔走的岔了。

倪忠喘息了喘息，道：『敢則不是追我們的。』（何嘗不是追你們的。若是走大路，也追上了。）他定了定神，仍然往西，來尋太守。又不好明明呼喚，他也會想法子，口呼『同人！同人！同人在那裏？同人在那裏？』只見迎面來了一人，答道：『那個喚同人？』却也是個老者聲音。倪忠來至切近，道：『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，故此呼喚。』那老者道：『既是同人失散，待我幫你呼喚。』於是也就

「同人」「同人」呼喚多時，並無人影。倪忠道：「請問老丈，是往何方去的？」那老者歎道：「噫！只因我老伴兒有個姪女被人陷害，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，因此回來晚了。又聽人說前面有夾溝子，有打悶棍的，這怎麼處呢？」倪忠道：「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顛險的，偏偏的到此失散。如今我這兩腿酸疼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如何是好？我還沒問老丈貴姓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王名鳳山。動問老兄貴姓。」倪忠道：「我姓李。僭們找個地方，歇息歇息方好。」鳳山道：「你看那邊有個燈光，咱們且到那裏。」

二人來至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門。只聽裏面有婦人問道：「甚麼人叩門？」外面答道：「我們是遇見打悶棍的了，望乞方便方便。」裏頭答道：「等一等。」不多時門已開放，却是一個婦人，將二人讓進，仍然把門閉好。來至屋中，却是三間草屋，兩明一暗。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。倪忠道：「有熱水討盃吃。」婦人道：「水却沒有，倒有村醪酒。」王鳳山道：「有酒更妙了。求大嫂溫的熱熱的，我們全是受

了驚恐的了。』不一時，婦人煖了酒來，拿兩個茶碗斟上。二人端起就喝。每人三口兩氣，就是一碗。還要喝時，只見王鳳山說：『不好了！我爲何天旋地轉？』倪忠說：『我也有些頭迷眼昏。』說話時，二人栽倒牀上，口內流涎。婦人笑道：『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！這等受用，還叫老娘溫的熱熱的。你們下牀去罷，讓老娘歇息歇息。』說罷，拉拉拽拽，拉下牀來。他便坐在牀上，暗想道：『好天殺忘八！看他回來如何見我？』他這樣害人的婦人，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。

婦人正自暗想，忽聽外面叫道：『快開門來！快開門來！』婦人在屋內答道：『你將就着，等等兒罷。來了就是這時候。要忙，早些兒來呀。不要臉的忘八！』北俠在外聽了，問道：『這是你母親麼？』賊人道：『不是。不是。這是小人的女人。』忽又聽婦人來至院內，埋怨道：『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！好麼，把行路的趕到家裏來。若不虧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，孩兒呀，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。』北俠外面聽了有氣，道：『明是他母親，怎麼說是他女人呢？』賊人聽了着急，恨道：

『快開開門罷！爺爺來了。』

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，就知這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。開開門時，婦人將燈一照，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。婦人大怒道：『好吓！你敢則鬧這個兒呢。還說爺爺來了。』剛說至此，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，手內拿着明晃晃的鋼刀，便不敢言語了。北俠進了門，順手將門關好，叫婦人前面引路。婦人戰戰兢兢引至屋內，早見地下躺着二人。北俠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牀上。只見賊夫賊婦俱各跪下，說道：『只求爺爺開一線之路，饒我二人性命。』北俠道：『我且問你，此二人何藥迷倒？』婦人道：『有解法。只用涼水灌下，立刻甦醒。』北俠道：『既如此，涼水在那裏？』賊人道：『那邊罈子裏就是。』北俠伸手拿過碗來，啗了一碗，遞與賊人道：『快將他二人救醒。』賊人接過去灌了。

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，已定了主意，道：『這蒙漢酒只可迷倒他二人，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。不信，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，如何？』婦人聽了，先自歡

喜，連忙取出酒與藥來，加料的合了一碗，溫了個熱。北俠對賊婦說道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你等既可藥人，自己也當嚐嚐。』賊人聽了，慌張道：『別人吃了，用涼水解。我們吃了，誰給涼水呢？』北俠道：『不妨事，有我呢。縱然不用涼水，難道藥性走了，便不能甦醒麼？』賊人道：『雖則甦醒，是遲的。須等藥性發散盡了，總不如涼水醒得快。』

正說間，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。一個道：『李兄，喝得一碗酒就醉了。』一個道：『王兄，這酒別有些不妥當罷？』說罷，俱各坐起來揉眼。北俠一眼望去，忙問道：『你不是倪忠麼？』倪忠道：『我正是倪忠。』一回頭看見了賊人，忙問道：『你不是賀豹麼？』賊人道：『我正是賀豹。楊夥計，你因何至此？』王鳳山便問倪忠道：『李兄，你到底姓甚麼？如何又姓楊呢？』北俠聽了，且不追問，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。二人登時迷倒在地。方問倪忠：『太守那裏去了？』倪忠就把詭到霸王莊，被陶宗識破，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我

主僕逃生；不想見了火光，只道是有人追來，却又失散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北俠尙未
答言，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奴是枉用了心機了。』倪忠聽此話，
往牀上一看，道：『噯喲！小姐如何也到這裏？』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，
自己自縊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王鳳山道：『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麼？』倪忠
道：『正是。』王鳳山道：『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。小老兒方纔說打聽遇難
之女，正是錦娘。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。此恩此德，何以報答！』北俠在旁聽明
此事，便道：『爲今之計，太守要緊。事不宜遲，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。等候天
明，務必僱一乘小轎，將朱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。倪主管，你須要安置妥協了，
急刻趕到本府。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。』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。

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至裏間屋內。惟恐他們甦醒過來，他二人又要難爲倪忠
等。那邊有現成的繩子，將他二人捆綁了結實。倪忠等更覺放心。北俠臨別，又諄
諄囑咐了一番，竟奔了霸王莊而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四回

一五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四回

第七十五回

倪太守途中重遇難——黑妖狐牢內暗殺奸

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，竟奔霸王莊而來。

更表前文。倪太守因見火光，倪忠情願以死相拚，已然迎將上去，自己只得找路逃生。誰知黑暗之中，見有白亮亮一條蚰蜒小路兒，他便順路行去。出了小路，却正是大路。見道傍地中有一窩棚，內有燈光。他却慌忙奔至跟前，意欲借宿。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，道：「我們是有家主，天天要來稽查的。似你夤夜至此，知道是甚麼人呢？你且歇息歇息，另投別處去罷。省得叫我們跟着擔不是。」倪太

守無可如何，只得出了窩棚，另尋去處。剛剛纔走了幾步，只見那邊一片火光，有許多人直奔前來。倪太守心中一急，不分高低，却被道埂絆倒，再也扎掙不起來了。此時火光業已臨近，原來正爲馬強。

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，從內出來到了招賢館，意欲請太守過來。只見惡奴慌慌張張走來報道：『空房之中門已開了，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。』馬強聞聽，這一驚不小。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暗暗歡喜，却又納悶，竟不知何人所爲，竟將他二人就放走了。馬強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爲，說道：『大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，莫若大家騎馬分頭去趕。趕上拿回，再作道理。』馬強聽了，立刻吩咐備馬，一面打着燈籠火把，從家內搜查一番。却見花園後門已開，方知道由內逃走。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，打着燈籠火把，乘馬追趕，竟奔西北大路去了。追了多時，不見踪影，只得勒馬回來。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，有人躺臥。連忙用燈籠一照。惡奴道：『有了！有了！在這裏

呢。』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強的馬前。馬強問道：『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，私自逃脫了？』倪太守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『若說出朱絳貞來，豈不又害了難女，恩將仇報麼？』只得厲聲答道：『你問我如何脫逃麼？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，放了我的。』惡賊聽了，不由的暗暗切齒，罵道：『好個無知賤人！險些兒悞了大事。』吩咐帶到莊上去。衆惡奴擁護而行。

不多時，到了莊中，即將太守搯在地牢。吩咐衆惡奴：『你們好好看着，不可再有失悞。不是當耍的。』且不到招賢館去，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，見了郭氏，暴躁如雷的道：『好吓！你這賤人，不管事輕重，竟敢擅放太守！是何道理？』只見郭氏坐在林上，肘打磕膝，手內拿着耳挖剔着牙兒，連理也不理。半晌，方問道：『甚麼太守？你合我嚷。』馬強道：『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。』郭氏啐道：『瞎扯臊！滿嘴裏噴屁！方纔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麼，誰又動了一動兒？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麼？』馬強聽了，猛然省道：『是呀。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，他

何嘗出去了呢。』只得回噴作喜，道：『是我錯怪了你了。』回身就走。郭氏道：『你回來。你就這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吓，還說點子甚麼？』馬強笑道：『是我暴躁了。等我們商量妥了，回來再給你陪不是。』郭氏道：『你不用合我鬧米湯。我且問你，你方纔說放了太守，難道他們跑了麼？』馬強拍拍手道：『何嘗不是呢。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，好容易，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。』郭氏聽了冷笑，道：『好嗎！哥哥兒，你隄防着官司罷。』馬強問道：『甚麼官司？』郭氏道：『你要拿，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。你爲甚麼把蒼頭放跑了？他這一去不是上告，就是調兵。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，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，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？這個亂子纔不小呢。』馬強聽了，急的搓搓手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我須合他們商量去。』說罷，竟奔招賢館去了。

郭氏這裏叫朱絳貞拿東西，竟不見了朱絳貞，連所有箱櫃上鑰匙都不見了。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。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。

且說馬強到了招賢館，便將郭氏話對衆說了。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。智化佯爲不理，彷彿驚呆了的樣子。只聽衆光棍道：『兵來將擋。事到頭來說不得了。莫若將太守殺之以滅其口。明日縱有兵來，只說並無此事，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毫不應承，也是沒有法兒的。太守怎的員外？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，那纔是一條英雄好漢！卽不然，還有我等衆人，齊心努力，將你老救出來。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，豈不妙哉？』馬強聽了，登時豪氣沖空，威風疊起，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，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，把尸骸擗於後園井內。黑妖狐聽了，道：『我幫着馬勇前去。』馬強道：『賢弟若去更好。』

二人離了招賢館，來至地牢。智化見有人看守，對着衆惡奴道：『你們只管歇息去罷。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。再有失閃，有我二人一面承管。』衆人聽了，樂得歇息，一闕而散。馬勇道：『智爺爲何叫他們散了？』智化道：『殺太守這是

機密事，如何叫衆人知得的呢？」馬勇道：「倒是你老想的到。」進了地牢，智化在前，馬勇在後。智化回身道：「刀來。」馬勇將刀遞過。智化接刀，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。回頭對倪太守道：「略等一等，我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提了馬勇尸首，來至後園，撈入井內。急忙轉到地牢一看。罷咧！太守不見了。

智化這一急非小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是了。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，暗暗猜破，他必救出太守去了。」後又一轉想道：「不好。人心難測，焉知他不又獻功去了？且去看個端的。」即躍身上房，猶如猿猴一般，輕巧非常，來至招賢館房上，偷偷兒看了，並無動靜，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。黑妖狐道：「這太守往那裏去了？且去莊外看看。」抽身離了招賢館。躡身越牆來至莊外，留神細看。却見有一個影兒，奔入樹林中去了。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，只聽有人叫道：「智賢弟：劣兄在此。」黑妖狐仔細一看，歡喜道：「原來是歐陽兄麼？」北俠道：「正是。」黑妖狐道：「好了。有了幫手了。太守在那裏？」北俠道：「那樹本之

下就是。』智化見了。三人計議，於明日二更拿馬強，叫智化作爲內應。倪太守道：『多承二位義士搭救。只是學生昨日起直至五更，晝夜辛勤，實實的骨軟筋酥，而且不知道路，這可怎麼好？』

正說時，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，來至林前，躡下一個人來，悄悄說道：『師父，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。』智化聽了，是艾虎的聲音，說道：『你來的正好。快將馬拉過來。』北俠問道：『這小孩子是何人？如何有此本領？』智化道：『是小弟的徒弟，膽量頗好。過來見過歐陽伯父。』艾虎唱了一個喏。北俠道：『你師徒急速回去，省得別人犯疑。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。』說罷，執手分別。

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。便問艾虎道：『你如何盜了馬來？』艾虎道：『我因暗地裏跟你老到地牢前，見你老把馬勇殺了，就知要救太守。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，逃脫不了，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。原打算在樹林等候，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

般快。』智化道：『你還不知道呢。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。』艾虎道：『這歐陽伯父，不是師父常提的紫髯伯呀？』智化道：『正是。』艾虎跌足道：『可惜黑暗之中，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。』智化悄悄道：『你別忙。明日晚二更，他還來呢。』艾虎聽了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往下追問。說話間，已到莊前。智化道：『自尋門路，不要同行。』艾虎道：『我還打那邊進去。』說罷，聽的一聲，上了高牆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智化暗暗歡喜，也就越牆來至地牢，從新往招賢館而來，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。

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，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。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走個均平。看看天亮，已離府衙不遠。北俠道：『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。我不便前去。』倪繼祖連忙下馬，道：『多承恩公搭救。爲何不到敝衙，略申酬謝？』北俠道：『我若隨到衙門，恐生別議。大老爺只想着派人，切莫悞了

大事。』倪太守道：『定於何地相會？』北俠道：『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，我在那裏專等。至遲，掌燈總要會齊。』倪太守緊記在心。北俠轉身，就不見了。

太守復又扳鞍上馬，迤邐行來，已至衙前。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，引至書房。有書房小童余慶叅見。倪太守問：『倪忠來了不曾？』余慶稟道：『尙未回來。』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，余慶請示老爺，在那裏擺飯。太守道：『飯略等等。候倪忠回來再吃。』余慶道：『老爺先用些點心，喝點湯兒罷。』倪太守點了點頭。余慶去不多時，捧了大紅漆盒，擺上小菜，極熱的點心，美味的羹湯。太守吃畢，在書房歇息盼望倪忠，見他不回來，心內有些焦燥。

好容易到了午刻，倪忠方纔回來，已知主人先自到署，心中歡喜。及至見面時，雖則別離不久，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，未免彼此傷心，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。倪忠便說：『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，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裏。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，千恩萬謝，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。王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，

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，却打發他上縣，一來與翟九成送信，二來就叫他在那裏照應。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，方纔回來。偏偏僱的騾兒又慢，要早到是再不能的；所以來遲，叫老爺懸心。」太守又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。倪忠快樂非常。

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，便傳了飯來，安放停當。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。

然後倪忠出來問：「今日該值頭目是誰？」上來二人答道：「差役王愷張雄。」倪

忠道：「隨我來。老爺有話分派。」倪忠帶領二人來至書房。差役跪倒報名。太守

吩咐道：「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，暗藏利刃，不准同行，陸續散走，全在霸

王莊南二里之遙，有個瘟神廟那裏聚齊。只等掌燈時，有個碧睛紫髯的大漢來時，

你等須要聽他調遣。如有敢違背者，回來我必重責。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，儻有

洩露惟你二人是問。」王愷張雄領命出來，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，悄悄的預備了。

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衆光棍之言，把太守殺害，却不見馬勇回來，暗想道：『他必是殺了太守，心中害怕逃走了，或者失了脚也掉在井裏了。』胡思亂想，總覺不安。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，這個亂子實在鬧的不小。未免短嘆長吁，提心弔膽。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，在招賢館大家聚飲。

衆光棍見馬強無精打彩的，知道爲着此事，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各各提起：甚麼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」咧；又是甚麼「敢作敢當，纔是英雄好漢」咧；又是甚麼「砍了腦袋去，不過碗大疤痕」咧；又是甚麼「不受苦中苦，焉能爲人上人」咧——但是受了刑咬牙不招，方算好的，稱的起人上人。說的馬強漏了氣的乾尿泡似的，那麼一臟一臟的，却長不起腔兒來。

正說着，只見惡奴前來道：『回員外。……』馬強打了個冷戰。『怎麼，官兵來了？』惡奴道：『不是。南莊頭兒交糧來了。』馬強聽了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『收了就是了。這也值的大驚小怪！』復又喝酒。『偏偏的今兒事情多。』正在講交情，

論過節，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着，嘴兒一拱一拱的，意思要說話。馬強道：『你不用說，可是官兵到了不是？』那家人道：『不是。小人纔到東莊取銀子回來了。』馬強道：『噤！好煩吓！交到賬房裏去就結了。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。』

這一天似此光景不一而足。
不知到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割帳繚北俠擒惡霸——對蓮瓣太守定良緣

且說馬強擔了一天驚怕，到了晚間，見毫無動靜，心裏稍覺寬慰，對衆人說道：『今日白等了一天，并沒見有個人來。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？』衆光棍道：『員外說的是。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，連唬帶累，准死無疑。你老可放心罷。』衆人只願奉承惡賊歡喜，也不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個太守，也就不聞不問，焉有是理。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：一個是黑妖狐智化，心內早知就裏，却不言語；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，瞧着事情不妥，說肚腹不調，在一邊躲了。剩下些渾蟲糊塗糲

子渾吃渾喝，不說理，順着馬強的竿兒往上爬，一味的抱粗腿，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于九霄雲外，端起大盃來，哈哈大笑。左一巡，右一盞，不覺醺醺，便起身往後邊去了。見了郭氏，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，沒笑強笑，哄的郭氏臉上下不來，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，又提撥着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裏照應。馬強更覺歡喜，喝茶談話。不多時已交二鼓，馬強將大衫脫去，郭氏也把簪環卸了，脫去裙衫。二人剛要進帳安歇，忽見軟簾唿的一響，進來一人，光閃閃碧睛暴露，冷森森寶刀生輝。惡賊一見骨軟筋酥，雙膝跪倒，口中哀求：『爺爺饒命！』北俠道：『不許高聲。』惡賊便不敢言語。北俠將帳子上絲縑割下來，將他夫婦捆了，用衣襟塞口。回身出了臥室，來至花園，將雙手「拍」「拍」「拍」一陣亂拍。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。

他等衆人皆是在瘟神廟會齊，見了北俠。北俠引着王愷張雄，認了花園後門，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，聽拍掌爲號。一個個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跟了北俠來

至臥室。北俠吩咐道：『你等好生看守凶犯。待我退了衆賊，咱們方好走路。』說話間，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。原來有個丫鬢從牕下經過，見屋內毫無聲響，撕破牕紙一看，見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，只唬的膽裂魂飛，忙忙的告訴了衆丫鬢。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衆寇。神手大聖鄧車，病太歲張華聽了，帶領衆光棍，各持兵刃，打着亮子，跟隨姚成往後面而來。

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裏持定寶刀，專等退賊。衆人見了，誰也不敢向前。這個說：『好大身量！』那個說：『瞧那刀有多亮，必是鋒鏘兒快。』這個叫：『賢弟，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。你幫幫哥哥一把兒。』那個喚：『仁兄，你在前面虛招架，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。』鄧車道：『你等不要如此，待我來。』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，扣上絃，拽開鐵靶弓。北俠早已看見，把刀扁着。只見發一彈來，北俠用刀往回裏一磕。只聽噹哪一聲，那邊衆賊之中有個就哎喲了一聲道：

『打了我了！』鄧車連發，北俠連磕。此次非鄧家堡可比，那是黑暗之中，這是燈光之下，北俠看的尤其真切。左一刀，右一刀，磕的彈子就猶如打嘎的一般，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，也有磕丟了的。

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，他從傍邊溜湫過去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北俠早已隄防，見刀臨近，用刀往對面一削，噌的一聲，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。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，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。這一下子把小子戳了一個窟窿。衆賊見了，亂嚷道：『了不得了！祭起風刀來了。這可不是頑的呀！我可了不了！不是他的個兒，趁早兒躲開罷，別叫他做了活。』七言八語，只顧亂嚷，誰肯上前。鬨的一聲，俱各跑回招賢館，就門牕戶壁關了個結實，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。要咳嗽，俱用袖子握着嘴，嗓子裏斃着。不敢點燈，全在黑影兒裏坐着。

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，師徒兩個暗地裏瞭高。瞧到熱鬧之處，不由暗暗叫好。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那彈子，迅速之極，只樂得他抓耳撓

腮，暗暗誇道：『好本事！好目力！』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，又樂的他手舞腳踏，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。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。見衆人一閃而散，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，與北俠見了，問馬強如何。北俠道：『已將他夫妻拿獲。』智爺道：『郭氏無甚大罪，可以免其到府，單拿惡賊去就是了。』北俠道：『吾弟所論甚是。』即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。智化又找着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，與員外乘坐。姚成不敢違拗，急忙備來。艾虎背上行李，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，彷彿護送員外一般。

此時天已五鼓，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遙。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，且少年一團英氣，一路上與他說話，他又乖滑的很，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。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，幸虧拜了師父，蒙他老人家疼愛，方習學了些武藝，這也是小孩的造化。北俠聽了此話，更覺可憐他。回頭便對智爺道：『令徒很好，劣兄甚是愛惜。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螟蛉，賢弟以爲何如？』智化尙未答言。只見艾虎撲翻

身拜倒道：『艾虎原有此意。如今伯父既有此心，這更是孩兒的造化了。爹爹就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』說罷，連連叩首在地。北俠道：『就是認爲父子，也不是這等草率的。』艾虎道：『甚麼草率不草率，只要心真義真，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。』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。艾虎爬起來，快樂非常。智化道：『只願你磕頭認父，如今被他們落遠了，快些趕上要緊。』艾虎道：『這值甚麼呢。只見他一伏身，「噢」「噢」「噢」，登時不見了。北俠智化又是歡喜，又是讚美，二人也就往前邁步。

看看天色將曉，馬強背剪在馬上，塞着口，又不能言語。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，俱是犯款的情由，說不得只好捨去性命，咬定牙根，全給他不應，那時也不能把我怎樣。急的眼似鑿鈴，左觀右看。就見智化跟隨在後，還有艾虎隨來，肩頭背定包裹。馬強心內嘆道：『招賢館許多賓朋，如今事到臨頭，一個個畏首畏尾，全不想念交情，只有智賢弟一人相送。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。可憐艾虎小孩子天真

爛熯，他也跟了來，還背着包袱，想是我應換的衣服。若能轂回去，倒要多疼他一番。』他那裏知道他師徒另存一番心呢。

北俠見離府衙不遠，便與智爺艾虎煞住脚步。北俠道：『賢弟，你師徒意欲何往？』智爺道：『我等要上松江府茉花村去。』北俠道：『見了丁氏昆仲，務必代劣兄致意。』智爺道：『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？』北俠道：『剛從那裏來的不久，原爲到杭州遊玩一番。誰知遇見此事。今已將惡人拿獲，尙有招賢館的餘黨，恐其滋事。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幾時，俟結案無事，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，也不負我跋涉之勞。後會有期，請了。』智化也執手告別。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，戀戀不捨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北俠從此就在杭州。

再言招賢館的衆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，方敢掌燈，彼此查看，獨不見了智化，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。大家暗暗商量。就有出主意：『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裏

去；』又有說：『上襄陽去缺少盤川，如何是好？』又有說：『向郭氏嫂嫂借貸去；』又有說：『他丈夫被人拿去，還肯借給咱們盤川，叫奔別處去的麼？』又有說陰功話的：『依我，咱們如此如此，搶上前去。』衆人聽了俱各歡喜，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，出了招賢館，到了儀門，吶一聲喊道：『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，因馬強陷害平民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先搶了他的家私，以洩衆恨。』說到「搶」字，一擁齊入。

此時郭氏多虧了丫鬟們鬆了綁縛，哭聲多時，剛入帳內安歇。忽聽此言，那裏還敢出聲，只用被蒙頭，亂抖在一處。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，方敢探出頭來一看。好苦！箱櫃拋翻在地。自己慢慢起來，因牀下有兩個丫鬟藏躲，將他二人喚出，戰兢兢方將僕婦婆子尋來。到了天明仔細查看，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飾衣服等物，別樣一概沒動。立刻喚進姚成。那知姚成從半夜裏逃在外邊巡風，見沒甚麼動靜，等到天亮方敢出頭，仍然溜進來。恰巧喚他，他便見了郭氏，商議寫了失單，

并聲明賊寇自稱北俠，帶領官役，明火執杖。姚成急急報呈縣內。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小凶多，須早早稟知叔父馬朝賢，商議個主意，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，連被搶一節并失單，俱各封妥，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。

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，倪太守立刻升堂，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。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，自己情願以女爲質，并無搶掠之事。又問他：『爲何將本府誰到家中，搯在地牢？講！』馬強道：『大老爺乃四品黃堂，如何能到小人莊內？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誣去，又說搯在地牢，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？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，小人實實吃罪不起。』倪太守大怒，吩咐打這惡賊。一邊掌了二十嘴巴，鮮血直流。問他不招，又吩咐拉下去，打了四十大板。他是橫了心，再也不招。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，與馬強當面對質。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爲質，并無搶掠的情節。

正在審問之間，忽見縣裏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，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，搶去各物，現有原遞失單呈閱。太守看了，心中納悶。『我看義士歐陽春，決不至於如此。其中或有別項情弊。』吩咐暫將馬強收監，翟九成回家聽傳，原案朱煥章留在衙中。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。不多時，二人來至書房。太守問道：『你等如何拿的馬強？』他二人便從頭至尾，述說一遍。太守又問道：『他那屋內東西物件，你等可曾混動？』王愷張雄道：『小人們當差多年，是知規矩的。他那裏一草一木，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。』太守道：『你等固然不能，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。』王張二人道：『大老爺只管放心。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，俱是小人們訓練出來的。但凡有點毛手毛脚的，小人決不用他。』太守點頭道：『只因馬強家內失盜，如今縣內呈報前來。你二人暗暗訪查訪查，回來稟我知道。』王張領命去了。

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。不多時，朱煥章來到書房，太守以賓客相待，先謝了

朱絳貞救命之恩，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。朱煥章見了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，朱煥章更覺傷心。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，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，朱煥章反悲爲喜。

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。朱煥章道：『此事已有二十多年。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，舍間後門便臨着揚子江的江岔。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，約有三旬年紀，是我心中不忍，惟恐暴露，因此備了棺木，打撈上來。臨殯葬時，學生給他整理衣服，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。心中一想，何不將此物留下，以爲將來認屍之証。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。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，隨身佩帶，如同至寶。太尊何故問此？』倪太守聽了，已然落下淚來。朱煥章不解其意。只見倪忠上前道：『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，看是如何？』太守一邊哭，一邊將裏衣解開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。兩枝合來，恰恰成爲一朵，而且精潤光華，一絲也是不差。太守再也忍耐不住，手捧蓮花，放聲大哭。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。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。略

說梗概。朱先生方纔明白，連忙勸慰太守道：『此乃珠還璧返，大喜之兆。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，雖則可悲，其實可喜。』太守聞言，纔止悲痛，復又深深謝了。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。

倪忠暗暗一力攬掇，說：『朱小姐有救命之恩，而且又有玉蓮花爲媒，真是千里婚姻一線牽定。』太守亦甚願意。因此倪忠就托王鳳山爲冰人，向朱先生說了。朱公樂從，慨然許允。王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翟九成說，錦娘與兒子聯姻，親上作親。翟九成亦欣然應允，霎時間都成了親眷，更覺親熱。

太守又打點行裝，派倪忠接取家眷，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，到白衣菴見了娘親，就言二事已齊備，專等母親到任所，即便遷葬父親靈柩，拿獲仇家報仇雪恨。俟諸事已畢，再與絳貞完姻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倪太守解任赴京師

白護衛喬妝逢俠客

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，又生出無限風波，險些兒叫太守含冤。

你道如何？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，言有馬強家人姚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，詐害良民，結連大盜，明火執杖。今奉旨：「馬強提解來京，交大理寺嚴訊；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，一同來京，歸案備質。」倪太守遵奉來文，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，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。倪太守將衆人遞的狀態子案卷俱各帶好，止于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。

一日來至京中，也不到開封府，因包公有師生之誼，理應迴避，就在大理寺報到。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証到齊，便帶馬強過了一堂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，上堂時一味口刁，說太守不理民詞，殘害百姓，又結連大盜夤夜打搶，現有失單報縣尙未弋獲等詞。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，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。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，如何接狀；如何私訪被拿兩次，多虧難女朱絳貞義士歐陽春搭救；又如何捉拿馬強惡賊，他家有招賢館窩藏衆寇，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；如何升堂審訊，惡賊狡展不應。『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，望乞大人明鑒詳查，卑府不勝感幸。』文彥博聽了，說：『請太守且自歇息。』倪太守退下堂來。老大人又將衆人皆稱冤呈看了一番，立刻又叫帶馬強。逐件問去皆有強辭狡展。文大人暗暗道：『這廝明仗着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，纔橫了心不肯招承。惟有北俠打劫一事，真假難辨。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，這廝方能服輸。』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。又叫人請太守，細細問道：『這北俠又是何人？』太守道：『北俠歐陽春，因他行俠尙義，』

人皆稱他爲北俠，就猶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。』文彥博道：『如此說來，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。此案若結，須此人到案方妥。他現在那裏？』倪繼祖道：『大約還在杭州。』文彥博道：『既如此，我明日先將大概情形覆奏，看聖意如何。』就叫人將太守帶至獄神廟好好看待。

次日，文大人遞摺之後，聖旨卽下，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，解京歸案審訊。錦毛鼠叅見包公。包公吩咐了許多言語，白玉堂一一領命。辭別出來，到了公所，大家與玉堂餞行。飲酒之間，四爺蔣平道：『五弟此一去見了北俠，意欲如何？』白玉堂道：『小弟奉旨拿人，見了北俠，自然是秉公辦理，焉敢徇情。』蔣平道：『遵奉欽命，理之當然。但北俠乃尙義之人，五弟若見了他，公然以欽命自居，惟恐歐陽春不受欺侮，反倒費了周折。』白玉堂聽了，有些不耐煩。沒奈何問道：『依四哥怎麼樣呢？』蔣爺道：『依劣兄的主意，五弟到了杭

州，見署事的太守，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，却叫他出張告示，將此事前後敘明；後面就提五弟，雖則是奉旨，然因道義相通，不肯拿解，特來訪請。北俠若果在杭州，見了告示，他必自己投到。五弟見了他，以情理相感，他必安穩隨你來京，決不費事。若非如此，惟恐北俠不肯來京，倒費了事了。」五爺聽了，暗笑蔣爺軟弱，嘴裏却說道：「承四哥指教，小弟遵命。」飲酒已畢，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，拴好行李，告別衆人。盧方又諄諄囑咐：「路上小心。到了杭州，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。」五爺只得答應。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。白五爺執手道：「請。」慢慢步履而行。出了城門，主僕二人扳鞍上馬，竟奔杭州而來。在路行程，無非「曉行夜宿渴飲饑餐」八個大字。沿途無事可記。

這一日來至杭州，租了寓所，也不投文，也不見官，止于報到；一來奉旨，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，不准聲張。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，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。

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花氅，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，手中輕搖泥金摺扇，搖搖擺擺，出了店門。

時值殘春，剛交初夏，但見農人耕于綠野，遊客步于紅橋，又見往來之人不斷。仔細打聽，原來離此二二里之遙，新開一座茶社，名曰玉蘭坊，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，亭榭橋梁，花草樹木，頗可玩賞。白五爺聽了，暗隨衆人前往。到了那裏，果然景致可觀。有個亭子，上面設着座位，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，又有新篁圍繞。白玉堂到此，心曠神怡，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，慢慢消飲。意欲喝點茶再沽酒。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。出了亭子一看，霎時天陰，淋淋下起雨來。因有綠樹撐空，陰晴難辨。白五爺以爲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，頗可賞雨。誰知越下越大，遊人俱已散盡，天色已晚。自己一想離店尙有二三里，又無雨具，儼然再大起來，地下泥濘未免難行，莫若冒雨回去爲是。急急會鈔下亭，過了板橋，用大袖將頭巾一遮，順着柳樹行子冒雨急行。猛見紅牆一段，却是整齊的廟宇。忙到山門下避雨，

見匾額上題着慧海妙蓮菴。低頭一看，朱履已然踏的泥汗，只得脫下，纔要收什收什。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硯，只呼『相公！相公！』往東去了。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，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：『你家相公在這裏。』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。誰知小童往東，只顧呼喚相公，並沒聽見。這幼尼見他去了，就關上角門進去。

五爺見此光景，暗暗忖道：『他家相公在他廟內，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？其中必有暗昧。待我來。』站起身來，將朱履後跟一倒，他拉腳兒穿上，來到東角門，敲戶道：『裏面有人麼？我乃行路之人，因遇雨天晚，道路難行，欲借寶菴避避雨，務乞望方便。』只聽裏面答道：『我們這廟乃尼菴，天晚不便容留男客，請往別處去罷。』說完，也不言語，連門也不開放。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『好呀！他廟內現有相公，難道不是男客麼？既可容得他，如何不容我呢？這其中必有緣故了。我倒要進去看。』轉身來到山門，索性把一雙朱履脫下，光着襪底，用手一摟衣襟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跳將下去。在黑影中細細留神，見有個道姑，一手托定方

盤，裏面熱騰騰的菜蔬，一手提定酒壺，進了角門。有一段粉油的板牆也是隨牆的板門，輕輕進去。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，挨身而入。見屋內燈光閃閃，影射幽牕。五爺却暗暗立于牕外。

只聽內道：『天已不早了，相公多少用些酒飯，少時也好安歇。』又聽男子道：『甚的酒飯！甚的安歇！你們倒底是何居心？將吾拉進廟來，又不放我出去，成個甚麼規矩！像個甚麼體統！還不與我站遠些。』又聽女音說道：『相公不要固執。這也是天緣湊合，難得今日「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」。上天尚有雲行雨施，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？』男子道：『你既知「油然作雲沛然下雨」，爲何忘了「男女授受不親」呢？吾對你說，「讀書人持躬如圭璧」，又道「心正而後身修」。似這無行之事，吾是「大旱之雲霓」，想降時雨是不能的。』白五爺牕外聽了，暗笑：『此公也是書癡，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甚麼書，論甚麼文呢？』又聽一個女尼道：『雲霓也罷，時雨也罷，且請吃這杯酒。』男子道：『唔呀！你要怎麼樣！』

只聽噹啷一聲，酒杯落地，砸了。尼姑嗔道：『我好意敬你酒，你爲何不識抬舉？你休要咬文嚼字的。實告訴你說，想走不能！不信，給你個對證看。現在我們後面，還有一個臥病在牀的，那不是榜樣麼？』男子聽了，着急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們這裏是要害人的。吾要壞了呢？』尼姑道：『你要壞，只要有人聽的見。』男子便喊道：『了弗得了！他們這裏要害人呢。救人吓，救人！』

白玉堂趁着喊叫，連忙闖入，一掀軟簾，道：『兄台爲何如此喉急？想是他們奇貨自居，物抬高價了。』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。那人道：『兄台請坐。他們這裏不正經了了弗得的。』白五爺道：『這有何妨。人生及時行樂，亦是快事。他二人如此多情，兄台何如此之拘泥？請問尊姓。』那人道：『小弟姓湯名夢蘭，乃揚州青葉村人氏，只因探親來到這裏，就在前村居住。可巧今日無事，要到玉蘭坊閑步閑步。恐有題詠，一時忘記了筆硯，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。不想落下雨來，正在躊躇。承他一番好意，讓吾廟中避雨。吾還不肯，他們便再三拉吾到這裏不放吾動

身，甚的雲咧雨咧，說了許多的混話。』白玉堂道：『這就是吾兄之過了。』湯生道：『如何是吾之過？』白玉堂道：『你我讀書人，接物待人，理宜從權達變，不過隨遇而安，行雲流水。過猶不及，其病一也。兄台豈不失于中道乎？』湯生搖頭道：『否，否。吾竊失于中道；似這樣隨遇而安，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！請問足下安乎？』白玉堂道：『安。』湯生嗔怒道：『汝安，則爲之。吾雖死不能相從。』白玉堂暗暗讚道：『我再三以言試探，看他頗頗正氣，須當搭救此人。』

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，又見責備湯生，以爲玉堂是個慣家，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。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，可見邪念迷心，竟忘其所以。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，一個有三句，一個不過二句上下，皆有幾分姿色。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，滿斟了一盃，笑容可掬，捧至白五爺跟前，道：『多情的相公，請吃這杯合歡酒。』玉堂並不推辭，接過來一飲而盡，却哈哈大笑。那二句的見了，也斟一盃近前，道：『相公喝了我師兄的，也得喝我的。』白玉堂也便在他

手中喝了。湯生一旁看了，道：『豈有此理呀！豈有此理！』

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。玉堂問他二人，却叫何名。三句的說我叫明心，二句的說我叫慧性。玉堂道：『明心明心，心不明則迷；慧性慧性，性不慧則昏。你二人迷迷昏昏，何時是了？』說着話，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，却問湯生道：『湯兄，我批的是與不是？』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，已氣的低了頭，正在煩惱。如今聽玉堂一問，便道：『誰呀？呀！你還來問吾。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。這還了得。放肆！豈有呀，豈有此……』話未說完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，道：『噯喲！噯喲！疼死我也。放手，放手！禁不起了。』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：『我把你這兩個淫尼！無端引誘人家子弟，殘害好人，該當何罪？你等害了幾條性命？還有幾個淫尼？快快講來。』二尼跪倒，央告道：『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，還有兩個道婆，一個小徒。小尼等實實不敢害人性命。就是後面的周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症。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，又焉敢相犯。望乞老爺饒恕。』

湯生先前以爲玉堂是那風流魁邁之人，毫不介意；如今見他如此，方知他也是個正人君子，連忙斂容起敬。又見二尼哀聲不止，疼的兩眼淚交流，湯生一見，心中不忍，却又替他討饒。白玉堂道：『似這等的賊尼，理應治死。』湯生道：『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」。請放手罷了。』玉堂暗道：『此公子真熟，開口不離書。』便道：『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裏，現有何人，急急給他家中送信，叫他速速回去。我便饒你。』二尼道：『情願，情願。再也不敢阻留了。老爺快些放手，小尼的骨節都碎了。』五爺道：『便宜了你等。後日俺再來打聽；如不送回，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。』說罷，一鬆手，兩個尼姑扎煞兩隻手，猶如卸了拶子的一般，跟跟跄跄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。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，二人復又坐下攀話。

忽見軟簾一動，進來一條大漢，後面跟着一個小童，小童手內托着一雙朱履。大漢對小童道：『那個是你家相公？』小童對着湯生道：『相公爲何來至此處？叫我好找。若非遇見這位老爺，我如何進得來呢。』大漢道：『既認着了，你主僕快

些回去罷。』小童道：『相公穿上鞋走罷。』湯生一抬腿道：『吾這裏穿着鞋呢。』小童道：『這雙鞋是那裏來的呢？怎麼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雙一樣呢？』白玉堂道：『不用猶疑。那雙鞋是我的。不信，你看。』說畢，將脚一抬，果然光着襪底兒呢。小童只得將鞋放下。湯生告別，主僕去了。

未知大漢是誰，下回分解，

第七十八回

紫髯伯藝高服五鼠——白玉堂氣短拜雙俠

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，對那大漢執手道：『尊兄請了。』大漢道：『請了。請問尊兄貴姓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不敢。小弟姓白名玉堂。』大漢道：『噯！莫非大鬧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？』玉堂道：『小弟綽號錦毛鼠。不知兄台尊姓。』大漢道：『劣兄複姓歐陽名春。』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，看了多時，方問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。請問到此何事？』北俠道：『只因路過此廟，見那小童啼哭，問明，方知他相公不見了，因此我悄悄進來一

看，原來五弟在這裏竊聽，我也聽了多時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，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裏，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。劣兄方回身，開了廟門，將小童領進，使他主僕相認。』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『他也聽了多時，我如何不知道呢？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，如今既見了他，焉肯放過。須要離了此廟，再行拿他不遲。』想罷，答言：『原來如此。此處也不便說話，何不到我下處一叙？』北俠道：『很好。正要領教。』

二人出了板牆院，來至角門。白玉堂暗使捉狹，假作遜讓，托着北俠的肘後，口內道：『請了。』用力往上一托，以爲將北俠搯出。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再也不動分毫。北俠却未介意，轉一回手，也托着玉堂肘後，道：『五弟請。』白玉堂不因不由，就隨着手兒出來了，暗暗道：『果然力量不小。』

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。此時雨過天晴，月明如洗，星光朗朗，時有初鼓之半。

北俠問道：『五弟到杭州何事？』玉堂道：『特爲足下而來。』北俠便住步問道：『爲劣兄何事？』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，供出北俠。『是我奉旨

前來，訪拿足下。』北俠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，心中好生不樂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白五老爺是欽命了。歐陽春妄自高攀，多多有罪。請問欽命老爺，歐陽春當如何進京？望乞明白指示。』北俠這一問，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。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，說些交情話，兩下裏合而爲一，商量商量，也就完了事了。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，又是奉旨，又是相諭，多大的威風，多大的膽量；本來又仗着自己的武藝。他便目中無人，答道：『此乃奉旨之事，既然今日邂逅相逢，只好屈尊足下，隨着白某赴京便了。何用多言。』歐陽春微微冷笑道：『紫髯伯乃堂堂男子，就是這等隨你去，未免貽笑於人。尊駕還要三思。』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，還是耐着性兒，提撥白玉堂的意思。誰知五爺不辨輕重，反倒氣往上撞，說道：『大約合你好說，你決不肯隨俺前去。必須較量個上下。那時被擒獲，休怪俺不留情分了。』北俠聽畢，也就按捺不住，連連說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正要領教，領教。』

白玉堂急將花氅脫却，摘了儒巾，脫下朱履，仍然光着襪底兒，搶到上首，拉

開架式。北俠從容不迫，也不趕步，也不退步，却將四肢略爲騰挪，止於招架而已。白五爺抖擻精神，左一拳，右一脚，一步緊如一步。北俠暗道：『我儘力讓
他，他儘力的逼勒。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。』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勢，北俠故意的
跟了一步。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，回身劈面就是一掌。北俠將身一側，只用二指看
準脇下輕輕的一點。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，登時經絡閉塞，呼吸不通，手兒揚着落
不下來，腿兒邁着抽不回去，腰兒哈着挺不起身軀，嘴兒張着說不出話語，猶如木
雕泥塑一般，眼前金星亂滾，耳內蟬鳴，不由的心中一陣惡心迷亂，實實難受得
很。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，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。這比的雖是貶玉堂，然
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。

北俠惟恐工夫大了，必要受傷，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。白玉堂經此一震，方
轉過這口氣來。北俠道：『恕劣兄莽撞。五弟休要見怪。』白玉堂一語不發，光着
襪底，呱咕呱咕，竟自佯長而去。

白玉堂來至寓所，他却不走前門，悄悄越牆而入，來至屋中。白福兒見此光景，不知爲着何事，連忙遞過一杯茶來。五爺道：『你去給我烹一碗新茶來。』他將白福支開，把軟簾放下，進了裏間，暗暗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？悔不聽我四哥之言！』說罷，從腰間解下絲縑，登着椅子，就在橫楣之上，拴了個套兒。剛要脖項一伸，見結的扣兒已開，絲縑落下；復又結好，依然又開。如是者三次。暗道：『哼！這是何故？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？』話尙未完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，道：『五弟，你太濁了。』只這一句，倒把白爺唬了一跳。忙回身一看，見是北俠，手中托定花氅，却是平平正正，上面放着一雙朱履，惟恐泥汗沾了衣服，又是底兒朝上。玉堂見了，羞的面紅過耳，又自忖道：『他何時進來，我竟不知不覺。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。』也不言語，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。

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，回來必行短見，他就在後跟下來了。及至玉堂進了屋子，他却在牕外悄立。後聽玉堂將白福支出去烹茶，北俠就進了屋內。見玉堂要行濁志，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，北俠就從椅旁挨入，却在玉堂身後隱住。就是絲縑連開三次，也是北俠解的。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，竟未知覺。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。

當下北俠放下衣服，道：『五弟，你要怎麼樣？難道爲此事就要尋死，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？只好你要上吊，咱們倆就搭連搭罷。』白玉堂道：『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此話我不明白。』北俠道：『老弟，你可真糊塗了。你想想，你若死了，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？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衆朋友？也只好隨着你死了罷。豈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麼？』玉堂聽了，低頭不語。北俠急將絲縑拉下，就在玉堂旁邊坐下，低低說道：『五弟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過遊戲而已，有誰見來？何至於輕生？就是叫劣兄隨你去，也該商量商量。你只顧你臉上有了光彩，

也不想把劣兄置於何地。五弟，豈不聞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又道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」。五弟不願意的，別人他就願意麼？」玉堂道：「依兄台怎麼樣呢？」北俠道：「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。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，叫丁氏昆出頭，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。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，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；彼此有益。五弟以爲如何？」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，聽了此言，登時豁然，連忙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承吾兄指教。實是小弟年幼無知，望乞吾兄海涵。」北俠道：「話已言明，劣兄不便久留，也要回去了。」說罷，出了裏間，來至堂屋。白五爺道：「仁兄請了。茉花村再見。」北俠點了點頭，又悄悄道：「那頂頭巾合泥金摺扇，俱在衣服內夾着呢。」玉堂也點了點頭。剛一轉眼，已不見北俠的踪影。五爺暗暗誇獎：「此人本領勝吾十倍，真不如也。」

誰知二人說話之間，白福烹了一杯茶來，聽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。打簾縫一

看，見一人與白五爺悄語低言，白福以爲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，恐一杯茶難遞，只得回身又添一盞。用茶盤托着兩杯茶，來至裏間，擡頭看時，却仍是玉堂一人。白福端着茶，納悶道：『這是甚麼朋友呢？給他端了茶來，他又走了。我這是什麼差使呢？』白玉堂已會其意，便道：『將茶放下，取個燈籠來。』白福放下茶托，回身取了燈籠。白玉堂接過，又把衣服朱履夾起，出了屋門，縱身上房，仍從後面出去。

不多時，只聽前邊打的店門山響。白福迎了出去，叫道：『店家快開門，我們家主回來了。』小二連忙取了鑰匙，開了店門。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，搖搖擺擺進來。小二道：『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？』玉堂道：『因在相好處避雨，又承他待酒，所以來遲。』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，引至屋內。茶尙未寒，玉堂喝了一杯。又吃了點飲食。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，上松江茱萸村去。自己歇息，暗想：

『北俠的本領，那一番和藹氣度，實然別人不能的。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，更覺

周到，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。那出告示衆目所觀，既有「訪請」二字，已然自餒，那如何對人呢？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，方是萬全之策。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裏常說他好，我還不信；誰知果然真好。仔細想來，全是我自作聰明的不是了。』他翻來覆去，如何睡的着。到了五鼓，白福起來，收拾行李馬匹，到了櫃上，算清了店賬，主僕二人上茱花村而來。

話休煩絮。到了茱花村，先叫白福去回稟，自己乘馬隨後。離莊門不遠，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，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。玉堂連忙下馬，伴當接過。丁大爺已迎接上來。玉堂搶步，口稱：『大哥，久違了，久違了。』兆蘭道：『賢弟一向可好？』彼此執手。兆蕙却在那邊垂手，恭敬侍立，也不執手，口稱：『白五老爺到了，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，多多有罪。請老爺到寒舍待茶。』玉堂笑道：『二哥真是好頑，小弟如何擔的起。』連忙也執了手。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，玉堂先

與丁母請了安，然後歸坐。獻茶已畢。丁大爺問了開封衆朋友好，又謝在京師叨擾盛情。丁二爺却道：『今日那陣香風兒，將護衛老爺吹來，真是蓬華生輝，柴門有慶。然而老爺此來，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，還是有別的事呢？』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。

丁大爺恐玉堂臉上下不來，連忙瞅了二爺一眼，道：『老二，弟兄們許久不見，先不說說正經的，只是嗷嘔作甚麼？』玉堂道：『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。本是小弟理短，無怪二哥惱我。自從去歲被擒，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。後來到京受職，就要告假前來。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，再也不准動身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到底是作了官的人，真長了見識了。惟恐我們說，老爺先自說了。我問五弟，你縱然不能來，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，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。爲甚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？』玉堂笑道：『這又有一說。小弟原要寫信來着。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，說大哥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姻。我想遲不多日，就可見面，又寫甚麼信呢。彼

時若真寫了信來，管保二哥又說白老五盡鬧虛文假套了。左右都是不是。無論二哥怎麼怪小弟，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。』丁二爺聽了，暗道：『白老五，他竟長了學問了，比先前乖滑多多了。且看他目下這宗事怎麼說法？』回頭吩咐擺酒。玉堂也不推辭，也不謙讓，就在上面坐了。丁氏昆仲左右相陪。

飲酒中間，問玉堂道：『五弟此次果是官差，還是私事呢？』玉堂道：『不瞞二位仁兄，實是官差。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，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可。』丁大爺便道：『如何用我二人之處？請道其詳。』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，小弟奉旨特爲此事而來。丁二爺問道：『可見過北俠沒有？』玉堂道：『見過了。』兆蕙道：『既見過，便好說了。諒北俠有多大本領，如何是五弟對手。』玉堂道：『二哥差矣！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；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，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之絕技。慚愧的很，小弟輸與他了。』丁二爺故意詫異道：『豈有此理？五弟焉能輸與他呢？這話愚兄不信。』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，直言無隱，俱各說了。

『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，那怕小弟央求他呢，只要隨小弟赴京，便叨愛多矣。』丁兆蕙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。』玉堂道：『誠然。』丁二爺道：『你可佩服呢？』玉堂道：『不但佩服，而且感激。就是小弟此來，也是歐陽兄教導的。』丁二爺聽了，連聲讚揚叫好，道：『好兄弟！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。』便高聲叫道：『歐陽兄，你也不必藏着了，請過來相見。』

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。玉堂一看，前面走的就是北俠，後面一個三旬之人，一個年幼小兒，連忙出坐，道：『歐陽兄幾時來到？』北俠道：『昨晚方到。』玉堂暗道：『幸虧我實說了，不然這纔丟人呢。』又問：『此二位是誰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此位智化，綽號黑妖狐，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。』（原來智爺之父，與丁總鎮是同僚，最相契的。）智爺道：『此是小徒艾虎。過來，見過白五叔。』艾虎上前見禮。玉堂拉了他的手，細看一番，連聲誇獎。彼此叙坐。北俠坐了首坐，其次是智爺白爺，又其次是丁氏弟兄，下首是艾虎。大家歡飲。

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，北俠慨然應允。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白玉堂照應北俠。大家暢談，彼此以義氣相關，真是披肝瀝膽，各明心志。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，更覺關切。酒飯已畢，談至更深，各自安寢。到了天明，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八回

第七十九回

智公子定計盜珠冠——裴老僕改粧扮難叟

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，在廳下閒坐，彼此悶悶不樂。艾虎一傍短歎長吁。只聽智化道：『我想此事關係非淺。倪太守乃是爲國爲民，如今反遭誣害；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，遇了賊叛。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，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。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，剩了馬強，也就不難除了。』丁二爺道：『與其費兩番事，何不一網打盡呢？』智化道：『若要一網打盡，說不得却要作一件欺心的事，生生的訛在他叔姪身上，使他賊證俱明，有口難

分訴。所謂「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」。我雖想定計策，只是題目太大，有些難作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大哥何不說出，大家計較計較呢？」智化道：「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，原爲看馬強的舉動；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。如今既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，何不借題發揮，一來與國家除害，二來剪却襄陽王的羽翼。——話雖如此說，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。」

丁二爺道：「那四件？」智化道：「第一要皇家緊要之物。——這也不必推諉，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，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，誑取緊要之物回來。又要有膽量，又要有機變，又要受得苦。第三件，我等盜來緊要之物，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，以爲將來的真贓實犯。……」丁二爺聽了，不由的插言道：「此事小弟却能設。只要有了東西，小弟便能送去。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。第四件又是甚麼呢？」智化道：「惟有第四件最難，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；不但出首，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。別的事情俱好說，惟獨這第四

件是最要緊的，成敗全在此一舉。此一着若是錯了，滿盤俱空。這個人竟難得的很呢。』口裏說着，眼睛却瞟着艾虎。艾虎道：『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。』智化將眼一瞪，道：『你小孩家，懂得甚麼，如何幹得這樣大事！』艾虎道：『據徒弟想來，此事非徒弟不可。徒弟去了有三益。』

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，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。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，頗有意思，連忙說道：『智大哥不要攔他。』便問艾虎道：『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。』艾虎道：『第一，小姪自幼在霸王莊，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。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，那時我師父尙未到霸王莊呢。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，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，於事更覺有益。這是第一益。第二，別人出首，不如小姪出首。甚麼緣故呢？俗語說的好，「小孩兒嘴裏討實話」。小姪要到開封府舉出來，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，却是個小孩子作個硬證。此事方是千真萬真，的確無疑。這是第二益。第三益却沒有什麼，一來爲小姪的義父，二來到不枉師父教訓一場。小姪

兒要借着這件事，也出場出場，大小留個名兒，豈不是三益麼？」丁大爺丁二爺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！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。」

智化道：「二位賢弟且慢誇他。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。他此時只管說。到了身臨其境，見了那樣的威風，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，（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，有多大智略，——何況又有御賜銅劍）儻若說不投機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那時豈不耽誤了大事？」艾虎聽了，不由的雙眉倒豎，二目圓翻，道：「師父忒把弟子看輕了！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？他縱然是森羅殿，徒弟就是上劍樹，登刀山，再也不能改口，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。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劍呢。」兆蘭兆蕙聽了，點頭啞嘴，嘖嘖稱羨。智化道：「且別說你到開封府。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，你如果答應的出來，此事便聽你去；如若答應不來，你只好隱姓埋名，從此再別想出頭了。」艾虎嘻嘻笑道：「待徒弟跪下，你老就審，看是如何。」說罷，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。

兆蘭兆蕙見他這般光景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愛惜。只聽智爺道：『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，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？』艾虎道：『回老爺。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，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，收在佛樓之上。是小人親眼見的。』智爺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。』艾虎道：『是三年多了。』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『既是三年，你如何今日纔來出首？講！』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，登時發怔，暗想道：『這當如何對答呢？』只聽艾虎從從容容道：『回老爺。小人今年纔十五歲。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，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。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，別人向小人說：『你隄防着罷，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。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，要加等的；若出首了，罪還輕些。』因此小人害怕，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。』兆蕙聽了，只樂得跳起來，道：『好對答！好對答！賢姪你起來罷。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。』丁大爺也誇道：『果然對答的好。智大哥，你也可以放心。』智爺道：『言雖如此，且到臨期再寫』

兩封信，給他也安置安置，方保無虞。如今算起來，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。賢弟且開出個單兒來。」

丁二爺拿過筆硯，鋪紙提筆。智爺念道：「木車子一輛，蓆簍子兩個，舊布被褥大小兩分，鐵鍋勺黃磁大碗粗碟傢伙俱全，老頭兒一名，或幼男幼女俱可——一名，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。」丁大爺在旁看了，問道：「智大哥，要這些東西何用？」智爺道：「實對二位賢弟說。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。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值庫的總管，此冠正是他管理；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，輕易動不着的。爲甚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？我們要扮作逃荒的模樣，到東京安准了所在。劣兄探明白了四值庫。盜此冠，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。似此黃澄澄的東西，如何滿路上背着走呢？這就用着蓆簍子了。一邊裝上此物，上用被褥遮蓋，一邊叫幼女坐着。人不知不覺，就回來了。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，合那幼女。二位賢弟想想，這二人可能有麼？」丁大爺已然聽得跌了。

丁二爺道：『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。他乃隨着先父在鎮時，多虧了他有膽量，又能受苦。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，而且當初出過力，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；如有不周不備，連弟等都要讓他三分。此人頗可去得。』智化道：『伺候過老人家的，理應容讓他幾分。如此說來，這老管家却使得。』丁二爺道：『但有一件，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冠。須將馬強過惡述說一番，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，他必憤恨。那時再說出此計來，他方沒有甚麼說的，也就樂從了。』智化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卽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。

不多時，見裴福來到，雖則六旬年紀，却是精神百倍。先見了智爺，後又見了大官人，又見二官人。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，務必叫他坐了。裴福謝坐。便問：『呼喚老奴，有何見諭？』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，欺壓良善，如何霸佔田地，如何搶掠婦女。裴福聽了，氣的他擦拳磨掌。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，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，打了罣誤官司。不定性命如何。裴福聽至此，便

按捺不住，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：「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尚義，難道俠義竟是嘴裏空說的麼？似這樣的惡賊，何不早早除却？」丁二爺道：「老人家不要着急。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，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一遭，不知可肯去否？」裴福道：「老奴也是閒在這裏。何況爲救忠臣義士，老奴更當效勞了。」智爺道：「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，咱二人權作父子，還得要個小女孩兒，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。你道如何？」裴福道：「此計雖好。只是大爺受屈，老奴不敢當。」智爺道：「這有甚麼，逢場作戲罷咧。」裴福道：「這個小女兒却也現成，就是老奴的孫女兒，名叫英姐，今年九歲，極其伶俐，久已魔着老奴要上東京逛了。莫若就帶了他去。」智爺道：「很好。就是如此罷。」

商議已定，定日起身。丁大爺已按着單子，預備停當，俱各放在船上。待客廳備了餞行酒席，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，同桌而食。吃畢，智爺起身，丁氏弟兄送出莊外，瞧着上了船，方同艾虎回來。

智爺不辭勞苦，由松江奔至鎮江，再往江甯，到了安徽，過了長江，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，找了個幽僻去處，換了行頭。英姐伶俐非常，一教便會，坐在蓆簍之中。那邊簍內裝着行李臥具，挨着靶的橫小筐內裝着傢伙，額外又將鐵鍋扣在蓆簍旁邊，用繩子拴好。裴福跨絆推車，智爺背繩拉繃。一路行來，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，便將小車兒放下。智爺趕着人要錢，口內還說：『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景兒不濟，實在的沒有營生。你老幫幫嘍！』裴福却在車子傍邊一蹲，也說道：『衆位爺們可憐嘍！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。那不是行好呢。』英姐在車上也不閒着，故意揉着眼兒，道：『怪餓的，俺兩天沒吃麻兒呢。』口裏雖然說着，他却偷着眼兒瞧熱鬧兒。真正三個人裝了個活脫兒。

在路也不敢耽擱。一日，到了東京，白晝間仍然乞討。到了日落西山，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：『老頭子，你這車子這裏擱不住吓，趁早兒推開。』裴福道：

『請問太爺，俺往那裏推吓？』官人道：『我管你吓，你愛往那裏推，就往那裏推。』傍邊一人道：『何苦吓，那不是行好呢。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。那裏也僻靜，也不礙事。』便對裴福道：『老頭子你瞧，那不是鼓樓麼？過了鼓樓，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，那裏去好。』裴福謝了。智爺此時還趕着要錢。裴福叫道：『俺的兒吓，你不用跑。咱走罷。』智爺止步問道：『爹爹吓，咱往那去？』裴福道：『沒有聽見那位太爺說呀，咱上黃亭子那行行兒去。』智爺聽了將繃繩背在肩頭拉着，往北而來。走不多時，到了鼓樓，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，便將車子放下。將英姐抱下來，也叫他跑跑，活動活動。

此時天已昏黑，又將被褥拿下來，就在黃亭子台階上鋪下。英姐困了，叫他先睡。智爺與裴福那裏睡得着，一個是心中有事，一個是有了年紀。到了夜靜更深，裴福悄悄問道：『大爺，今已來至此地，可有甚麼主意？』智爺道：『今日且過一夜。明日看個機會，晚間俺就探聽一番。』正說着，只聽那邊噹噹鑼聲響亮，原來

是巡更的二人。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。只聽巡更的道：『那邊是甚麼？那裏來的小車子？』又聽有人說道：『你忘了。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，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裏。』說着話，打着鑼，往那邊去了。智爺見他們去了，又在蓆篋裏面揭開底層，拿出些細軟飲食，與裴福二人吃了，方和衣而臥。

到了次日，紅日尙未東昇，見一羣人肩頭擔着鐵鍬鋤頭，又有抬着大筐繩槓，說說笑笑，順着黃亭子而來。他便迎了上去，道：『行個好罷，太爺們捨個錢罷。』其中就有人發話道：『大清早起，也不睜開眼瞧瞧。我們是有錢的麼？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？』又有人說：『這樣一個小夥子，甚麼幹不得，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錢，也是個沒出息的。』又聽有人說道：『倒不是沒出息兒，只因他叫老的老，小的小累贅了。你瞧他這個身量兒，管保有一膀子好活。等我合他商量商量。』

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九回

第八十回

假作工御河挖泥土——認方向高樹捉猴猴

話說智爺正向衆人討錢，有人向他說話，乃是個工頭。此人姓王行大。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，恰好作活的人不穀用，抓一個是一個，便對智爺道：『夥計，你姓甚麼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姓王行二。你老貴姓？』王大道：『好。咱們是當家子，我也姓王。有一句話對你說：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，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，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？一天三頓飯，額外還有六十錢，有一天算一天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』智爺心中暗喜，尙未答言。只見裴福過來道：『敢則好。甚麼錢不錢』

的，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。」王大把裴福瞧了瞧，問智爺道：「這是誰？」

智爺道：「俺爹。」王大道：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你不用說了，我的怯哥哥。」對

着裴福道：「告訴你，皇上家不使白頭工，這六十錢必是有的。你若願意，叫你兒

子去。」智爺道：「爹吓，你老怎麼樣呢？」裴福道：「你只管幹你的去。身去口

去，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，也就穀吃的了。」王大道：「你只管放心。大約你吃飽

了，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饅饅餅子，也就穀他們爺兒倆吃的了。」智爺道：

「就是這們着。咱就走。」王大便帶了他，奔紫禁城而來。

一路上這些作工的人，欺負他是怯坎兒，這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

「怎樣？」這個說：「你替我抗着這六把鐵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抗在肩

頭。那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那個說：「你替我抗着這五把鐵

頭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也抗在肩頭。大家捉獸子，你也叫抗，我也叫

抗。不多時，智爺的兩肩頭猶如鐵斂斂頭山一般。王大猛然回頭一看，發話道：

『你們這是怎麼說呢？我好不容易找了個人來，你們就欺負。趕到明兒，你們擠跑了，他，這圖什麼呢？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麼傻！這堆的把腦袋都夾起來了。這是甚麼樣兒呢？』智爺道：『抗抗罷咧！怕咱的！』說的衆人都笑了，纔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。

一時來到紫禁門，王頭兒遞了腰牌，註了人數，按名點進。到了御河，大家按檔兒做活。智爺拿了一把鐵鍬，撮的比人多，擲的比人遠，而且又快。旁邊作活的道：『王第二的！』智爺道：『什麼？』傍邊人道：『你這活計，不是這麼做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？挖的淺咧，做的慢咧。』傍邊人道：『這還淺！你一鍬，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。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，我纔挖了這一點兒。俗語說的，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。你要這們做，還能吃的長麼？』智爺道：『做的慢了，他們給飯吃嗎？』旁邊人道：『都是一樣。慢了，他能不給誰吃呢？』智爺道：『既是這樣，俺就慢慢的。』傍邊人道：『是了。——來罷，你先幫着我撮撮。』智爺道：

『俺就替你撮撮。』哈下腰正替那人撮時，只見王頭兒叫道：『王第二的！』智爺道：『怎麼？』王大道：『上來罷。吃飯了。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麼？』智爺道：『沒大理會。怎麼剛作活就吃飯咧？』王大道：『我告訴你。每逢梆子響是吃飯，若吃完了一篩鑊，就該做活了。天天如此，頓頓如此。』智爺道：『是了。俺知道了。』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，叫他拿碗盛飯。智爺果然盛了碗飯，大口小口的吃了個噴鼻兒香。

細想智爺他乃公子出身，如何吃過這樣的粗糲淡飯，做過這樣的辛苦活計？只因他爲了忠臣義士，喬妝至此，也就說不得了。再者有造化之人自有另外的福氣，雖然是粗糲淡飯，他吃着也如珍饈美味。

王大在旁見他盡吃空飯，便告訴他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怎麼不吃鹹菜呢？』智

爺道：『怎麼還吃那行行兒，不刨工錢吓？』王大道：『你只管吃，那不是買的。』
智爺道：『俺不知道呢。敢則也是白吃的。哼！有鹹菜，吃的更香。』一日三頓，
皆是如此。

到晚散工時，王頭兒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，一人給錢一分。智化隨着衆人，
回到黃亭子，拿着六十錢，見了裴福，道：『爹吓，俺回來了。給你這個，短三大
就是二百錢。』京東小錢二百是六十六文裴福道：『吃了三頓飯還得錢，真是造化咧。』

王頭道：『明早我還從此過，你仍跟了我去。』智爺道：『是咧。』裴福道：『叫
你老分心，你老行好得好罷。』王頭道：『好說，好說。』回身去了。智爺又問
道：『今日如何乞討？』裴福告訴他：『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。見你不在跟前，都
可憐我們，施捨的多。』彼此歡喜。到了無人之時，又悄悄計議，說這一做工倒合
了機會，只要探明了四值庫便可動手了。

一宿晚景已過。到了次日，又隨着進內做活。到了吃晌飯時，吃完了，略略歇

息。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。智化不知爲着何事，左右畱神。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往上觀看。智爺也湊了過去，仰面一看，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，項帶鎖鍊在樹上跳躍。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，急的只是搓手，道：『可怎麼好？算了罷，不用只是笑了。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。嚷的裏頭聽見了，叫咱家擔不是，叫主子瞧見了，那纔是個大亂兒呢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』智爺瞧着，不由的順口兒說道：『那值嗎呢，上去就拿下來了。』內相聽了，剛要說話。只見王頭兒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別呀。你就只作你的活就完了，多管甚麼閒事呢。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，再者儻或摔了那裏呢，全不是頑的。』剛說至此，只聽內相道：『王頭兒，你也別呀。咱家待你灑好兒的。這個夥計，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，這有甚麼呢，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？你要是這麼着，你這頭兒也就隄防着罷。』王頭兒道：『老爺別怪我。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，那時拿跑了，倒耽誤事。』內相道：『跑了就跑了，也不與你相干。』王頭兒道：『是了。老爺，你老只管支使他罷，我不管了。』內相對智化

道：『夥計，咱家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。』智爺道：『俺不會上樹吓。』內相回頭對王頭兒道：『如何？全是你鬧的！他立刻不會上樹咧。今晚上散工時，你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。』王頭兒聽了着急，連忙對智爺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能上樹，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；不然，晚上我的鐵鍬頭不定丟多少，我怎麼交的去呢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先說下，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，你老不要見怪。』內相說：『你只管上去，跑了也不怪你。』

智爺原因挖河，光着脚兒。雙手一摟樹本，把兩腿一拳，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猶如上面的猴子一般。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，他連躡帶跳已到樹杪之上。智爺且不管他，找了個大叔杈坐下，明是歇息，却暗暗的四下裏看了方向。衆人不知用意，却說道：『這可難拿了。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，如何禁得住人呢？』王頭兒捏着兩把汗，又怕拿不住猴兒，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，連忙攔說：『衆位瞧就是了，莫亂說。越說，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。』攔之再三，衆人方壓靜了。智爺在

上面見猴子蹲在樹梢。他却端詳，見有個斜槎枒，他便奔到斜枝上面。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。衆人下面瞧着，個個駭驚。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，等樹枝兒穩住，他將脚丫兒慢慢的一抬，敲着搭拉的鎖鍊兒，將指頭一扎煞，攏住鎖鍊。又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作個兜兒，脚指一拳，往下一沉。猴子在上面蹲不住，咕嚕咕嚕一陣亂叫，掉將下來。他把氈帽一接，猴兒正掉在氈帽裏面。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，就用鐵練捆好，啣在口內，兩手倒爬順流而下，毫不費力。衆人無不喝采。

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。內相眉開眼笑道：『叫你受乏了。你貴姓吓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姓王行二。』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，遞與智爺道：『給你這個，你別嫌輕，喝碗茶罷。』智爺接過來一看，道：『這是嗎行行兒？』王頭道：『這是銀鏤兒。』智爺道：『要他幹嗎呀？』王頭兒道：『這個換得出錢來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這鉛塊塊兒也換的出錢來？』內相聽了，笑道：『真是怯條子。那不是鉛，是銀子，那值好幾吊錢呢。』又對王頭兒道：『咱家看他真

誠實。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，咱家還要單敬你一盃呢。』王頭兒道：『老爺吩咐，小人焉敢不遵，何用賞酒呢。』內相道：『說給你喝酒，咱家再不撒謊。你不可不許分他的。』王頭道：『小人不至于那麼下作。他登高爬梯，耽驚受怕的得的賞，小人也忍得分他的。』內相點了點頭，抱着猴子去了。這裏衆人仍然作活。

到了散工，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，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。裴福歡天喜地，千恩萬謝。智化又裝傻道：『爹吓，咱有了銀子咧，治他二畝地，蓋他幾間房，再買他兩隻牛咧。』王頭兒忙攔住道：『噫了，噫了。算了罷！你這二兩來的銀子，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？沒見過世面。治二畝地，幾間房子，還要買牛咧買驢的，統共攏兒噫買個草驢旦子的。盡攪麼！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。』智爺道：『是了。俺在這裏恭候。』王頭道：『是不是，剛吃了兩天飽飯，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，立刻就撇起京腔來了。你又恭候咧！』說笑着，就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一同進城。智爺仍然拿了鐵鍬，要作活去。王頭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且攔下那個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你不叫俺奏咧？』王頭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！誰不叫你奏了！連前兒個，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。你這裏來看堆兒罷。』智爺道：『俺看着這個不做活，也給飯吃呀？』王頭道：『照舊吃飯，仍然給錢。』智爺道：『這倒好了。任嗎兒不幹。吃飽了，竟墩膘，還給錢兒。這倒是鐘鼓上雀兒成樂鴿子咧。』王頭道：『是不是，又鬧起怯燕兒孤來了。我告訴你說，這是輕鬆檔兒，省得內相老爺來了……』

剛說至此，只見他又悄悄的道：『來了，來了。』早見那邊來的，恰是昨日的內相，捧着一個金絲纒就，上面嵌着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，笑嘻嘻的道：『王老二，你來了嗎？』智爺道：『早就來咧。』內相道：『今日甚麼檔兒？』智爺道：『叫俺看着堆兒。』內相道：『這就是了。我們老爺怕你還作活，一來叫我來瞧瞧，二來給你送點心，你自嚐嚐。』智爺接過盒子道：『這挺硬的怎麼吃呀？』內

相哈哈笑道：『你真嘔人！你倒底打開呀。誰叫你吃盒子呢？』智爺方打開盒子，見裏面皆是細巧炸食，拿起來攪了攪，又聞了聞，仍然放在盒內，動也不動，將盒蓋兒蓋上。內相道：『你爲甚麼不吃呢？』智爺道：『咱有爹。這樣好東西，俺拿回去給咱爹吃去。』內相此時聽了，笑着點頭兒，道：『咱爹不咱爹的倒不挑你。你是好的，倒有孝心。既是這樣，連盒子先擱着，少時咱家再來取。』

到了午間，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，帶着送吃食的小內相，二人一同前來。王頭看見，連忙迎上來。內相道：『王頭兒，難爲你。咱家聽說叫王第二的看堆兒，很好。來。給你這個。』王頭兒接來一看，也是兩個小元寶兒。王頭兒道：『這有甚麼呢，又叫老爺費心。』連忙謝了。內相道：『甚麼話呢，說給你喝，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。王第二的呢？』王頭兒道：『他在那裏看堆兒呢。』連忙叫道：『王第二的！』智爺道：『做嗎呀？俺這裏看堆兒呢。』王頭兒道：『你這裏來罷。那些東西不用看着，丟不了。』智爺過來。內相道：『聽說你很有孝心。早起那個盒

子呢？」智爺道：「在那裏放着沒動呢。」內相道：「你拿來，跟了我去。」

智爺到那裏拿了盒子，隨着內相，到了金水橋上。只聽內相道：「咱家姓張，見你灑好的。咱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，你拿回去給你爹吃。你把盒子裏的你吃了罷。」小內相打開盒子，叫他拿衣襟兜着吃。智爺一壁吃，一壁說道：「好個大廟！蓋的雖好，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。」內相聽了，笑的前仰後合，道：「你呀，怯的都不怯了！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？竟會拿着這個當大廟！要是大廟，豈止短戲臺，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麼？」智爺道：「那邊不是旗桿嗎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。」智爺道：「這個大殿呢？」內相道：「那是修文殿。」智爺道：「那後稿閣呢？」內相道：「什麼後稿閣呢，那是耀武樓。」智爺道：「那邊又是嗎去處呢？」內相道：「我告訴你，那邊是寶藏庫，這是四值庫。」智爺道：「這是四值庫。」內相說：「哦。」智爺道：「俺瞧着這房子全是蓋的四直吓，並無有歪的呀。怎麼單說他四值呢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庫的

名兒，不是蓋的四直。你瞧那邊是緞疋庫，這邊是籌備庫。』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，又故意的說道：『這些所子蓋的雖好，就只短了一樣兒。』內相道：『短甚麼？』智爺道：『各房上全沒有煙筒，是不是？』內相聽了，笑了個不了，道：『你真嘔死人，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。你快拿了匣子去罷。咱家也要進宮去了。』

智爺見內相去後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，方攜了匣子回來。到了晚間散工，來至黃亭子，見了裴福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擔驚。及至天交二鼓，智爺繫縛停當，帶了百寶囊，別了裴福，一直竟奔內苑而來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回

第八十一回

盜御冠交託丁兆蕙——攔相轎出首馬朝賢

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，用如意縱越過皇牆，已至內圍。他便施展生平武藝，走壁飛簷。此非尋常房舍牆垣可比：牆呢是高的，房子是大的，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，脚下是滑的，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，要略有響動，那是頑的嗎？

好智化！輕移健步，躍脊躡房，所過處皆留暗記，以便歸路熟識。「嗖」「嗖」「嗖」一直來到四值庫的後坡，數了數瓦樞，便將瓦揭開，按次序排好，把灰土扒在一邊。到了錫被四圍，用利刃劃開望板，也是照舊排好。早已露出了椽子來。又

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，斜岔兒鋸了兩根，將鋸收起。用如意繸上的如意鈎搭住，手握絲繸，剛倒了兩三把，到了天花板，揭起一塊，順流而下。脚塌實地，用脚尖滑步而行，惟恐看出脚印兒來。

剛要動手，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，跳下人來道：「在這裏。有了。」智爺暗說：「不好！」急奔前面坎牆，貼伏身體，留神細聽。外邊却又說道：「有了三個了。」智化暗道：「這是找甚麼呢？」忽又聽說道：「六個都有了。」復又上了牆頭，越牆去了。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，大家擲骰子，耍急了，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。後來說合了，大家圍場兒，故此打了燈籠，跳過牆來找。「有了三個」又「六個全有了」，說的是骰子。

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，方引着火扇一照，見一溜朱紅榻子上面有門兒，俱各粘貼封皮，鎖着鍍金鎖頭。每門上俱有號頭，寫着「天字一號」，就是九龍冠。

卽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，裏面盛着燒酒，將封皮印濕了，慢慢揭下。又摸鎖頭兒，鎖門是個工字兒的，卽從囊中掏出掖子，配子，皮鑰匙，將鎖輕輕開開。輕啓朱門，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，上面還有象牙牌子，寫着「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」，并有「臣某跪進」，也不細看。智爺兢兢業業請出，將包袱挽手打開，把盒子頂在頭上，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，繫了個結實。然後將朱門閉好，上了鎖。恐有手印，又用袖子搽搽。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，裏面是糰子，仍把封皮粘妥。用手按按，復用火扇照了一照，再無形跡。脚下却又滑了幾步，彌縫腳踪。方攏了如意縑，倒爬而上。到了天花板上，單手攏縑，脚下絆住，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。翻身上了後坡，立住脚步，將如意縑放起。安放斜岔兒椽子，抹了油膩子，絲毫不錯。搭了望板，蓋上錫被，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，挨次兒穩了瓦。又從懷中掏出小條帚掃了一掃灰土，紋絲兒也是不露。收拾已畢，離了四值庫，按舊路歸來，到處取了暗記兒。此時已五鼓天了。

他只顧在這裏盜冠，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，心內胡思亂想。由三更盼到四更，自四更盼到五更，盼的老眼欲穿。好不容易，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。忽聽鑼聲震耳，偏偏的巡更的來了。裴福唬的膽裂魂飛。只見那邊黑影一蹲，却不動了。巡更的問道：『那是甚麼人？』裴福忙插口道：『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。你老歇歇去罷。』更夫道：『巡邏要緊，不得工夫。』「噹」「噹」「噹」打着五更，往北去了。裴福趕上一步。智爺過來道：『巧極了。巡更的又來了，險些兒悞了大事。』說罷，急急解下冠盒。裴福將蓆簍子底屨兒揭開，智化安放妥當，蓋好了屨子。自己脫了夜行衣，包裹好了，收藏起來，上面用棉被褥蓋嚴。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。裴福悄悄問道：『如何盜冠？』智化一一說了。把個裴福唬的半天做聲不得。智爺道：『功已成了。你老人家該裝病了。』

到了天明，王頭兒來時，智化假意悲啼，說：『俺爹昨晚偶然得病，鬧了一夜，不省人事。俺只得急急回去。』王頭兒無奈，只得由他。英姐不知就裏，只當

他祖父是真病呢，他却當真哭起來了。智爺推着車子，英姐跟步而行，哭哭啼啼。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，無不嗟嘆。出了城門，到了無人之處，智化將裴福喚起，把英姐抱上車去，背起繩絆，急急趕路。離了河南，到了長江，乘上船，一帆風順。

一日來到鎮江口，正要換船之時，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，却是兆蕙、兆蕙、艾虎。彼此見了，俱各歡喜。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，智爺等也上了大船。到了船中，換了衣服，大家就坐。雙俠便問：『事體如何？』智爺說明原委，甚是暢快。趁着順風，一日到了本府，在停泊之處下船，自有莊丁伴當接待，推小車。一同進莊，來至待客廳，將蓆簾搭下來，安放妥當。自然是飲酒接風。智化又問了二爺如何將冠送去。兆蕙道：『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，一頭是冠，一頭是香燭錢糧，又潔淨，又靈便。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，兄長以爲何如？』智爺道：『好！但不知

在何處居住？」二爺道：『現有周老兒名叫周增，他就天竺開設茶樓，小弟素來與他熟識，且待他有好處。他那裏樓上極其幽雅，頗可安身。』智爺聽了，甚爲放心。飲酒吃飯之後，到了夜靜更深，左右無人，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。大家行了禮，纔打開瞻仰了瞻仰。此冠乃赤金纍龍，明珠鑲嵌。上面有九條金龍，前後臥龍，左右行龍，頂上有四條攪尾龍，捧着一個團龍。週圍珍珠不記其數，單有九顆大珠，晶瑩煥發，光芒四射。再趁着赤金明亮，閃閃灼灼，令人不能注目。大家無不讚揚，真乃稀奇之寶。好好包裹，放在錢糧筐內，遮蓋嚴密。到了五鼓，丁二爺帶了伴當，離了茉花村，竟奔中天竺而去。

遲不幾日回來，大家迎至廳上，細問其詳。丁二爺道：『到了中天竺，就在周老茶樓居住。白日進了香，到了晚間，託言身體乏困，早早上樓安歇。周老惟恐驚醒於我，再也不敢上樓。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，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。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榻扇的後面，仍然放下黃緞佛簾，人人不能理會。』

安放妥當，回到周家樓上，已交五鼓。我便假裝起病來，叫伴當收拾起身。周老那裏肯放，務必趕作羹湯煖酒。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，我也沒要，急急的趕回來了。』大家聽了，歡喜非常。惟有智爺瞅着艾虎一語不發。

但見小爺從從容容道：『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，姪兒就該起身了。』兆蘭兆蕙聽了此言，倒替艾虎爲難，也就一語不發。只聽智化道：『艾虎吓，我的兒，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起見，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，好容易將此事作成。你若到了東京，口齒中稍有含糊，不但前功盡棄，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。』丁氏弟兄極口答道：『智大哥此話是極，賢姪你要斟酌。』艾虎道：『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。小姪此去，此頭可斷，此志不能回！此事再無不成之理。』智爺道：『但願你如此。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，找着你白五叔，自有安置照應。』小俠接了書信，揣在裏衣之內，提了包裹，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。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幹此關係重大之事，又是耽心，又是愛惜，不由的送出莊外。艾虎道：『師父與二位

叔父不必遠送。艾虎就此拜別了。智化又囑咐道：『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榻扇的後面，要記明了！』艾虎答應，背上包裹，頭也不回，佯長去了。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，豈是十五歲的小兒，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。他人兒雖小，膽子極大，而且機變謀略俱有；這正是「有智不在年高，無智空活百歲」。

這艾虎在路行程，不過是饑餐渴飲。一日來到開封府，進了城門，且不去找白玉堂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，要瞧瞧是甚麼樣兒。不想剛到衙門前，只見那邊喝道之聲，攆逐閒人，說：『太師來了。』艾虎暗道：『巧咧！我何不迎將上去呢？』趁着忙亂之際，見頭踏已過，大轎看看切近。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，迎轎跪倒，口呼：『冤枉吓！相爺，冤枉！』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，攔轎鳴冤，吩咐帶進衙門。左右答應一聲，上來了四名差役，將艾虎攏住，道：『你這小孩子淘氣的很，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麼？』艾虎道：『衆位別說這個話。我不是頑來了，我真要告

狀。』張龍上前道：『不要驚唬于他。』問艾虎道：『你姓甚麼？今年多大了？』艾虎一一說了。張龍道：『你狀告何人？爲着何事？』艾虎道：『大叔，你老不必深問。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，我自有的話回稟。』張龍聽了此言，暗道：『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。』

忽聽裏面傳出話來：『帶那小孩子。』張龍道：『快些走罷。相爺升了堂了。』艾虎隨着張龍，到了角門，報了門，將他帶至丹墀上，當堂跪倒。艾虎偷偷往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自威，兩旁羅列衙役，甚是嚴肅，真如森羅殿一般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『那小孩子姓甚名誰？狀告何人？訴上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十五歲，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。』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，便問道：『你到此何事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却不知道甚麼叫出首。只因這宗事，小人知情。聽見人說：「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」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，就完了小人的事了。』包公道：『慢慢講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只因三年

前，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家太老爺是誰？」艾虎伸出四指道：「就是四指庫的馬朝賢。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。」包公聽了，暗想道：「必是四指庫總管馬朝賢了。小孩子不懂得四值，拿着當了四指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告假還鄉，怎麼樣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的太老爺坐着轎到了家中，抬至大廳之上，下了轎，就叫左右迴避了。那時小人跟着員外，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諱。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，對着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：「這是聖上的九龍冠，咱家順便帶來。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。將來襄陽王爺舉事，就把此冠呈獻，千萬不可洩露。」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，叫小人托着。小人端着沉甸甸的，跟着員外，上了佛樓。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了。」包公聽了暗暗吃驚，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。

只聽包公問道：「後來便怎麼樣？」艾虎道：「後來也不怎麼樣。到一來二去，我也大些了，常聽見人說：「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」小人也不理會。後來又

有人知道了，却向小人打聽，小人也就告訴他們。他們都說：「沒事便罷；若有了事，你就是知情不舉。」到了新近，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，就有人合小人說：「你隄防着罷！員外這一到京，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，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。」小人聽了害怕。比不得三年前，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，如今也覺明白些了，越想越不是頑的。因此小人趕至京中，小人却不是出首，止于把此事說明了，就與小人不相干了。」包公聽畢，忖度了一番，猛然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我把你這狗才！你受了何人主使，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？是何道理？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！」左右齊聲吆喝道：「快說！快說！」

未知艾虎如何答對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一回

第八十二回

試御刑小俠經初審——遵欽命內官會五堂

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，心中暗道：『好利害！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』他却故意驚慌道：『沒有甚麼說的。這倒爲了難了。不報罷，又怕罪加一等；報了罷，又說被人主使。要不，就算沒有這宗事，等着我們員外說了，我再呈報如何？』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就要下堂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，連忙喝道：『轉來，轉來。跪下，跪下。』艾虎復又跪倒。包公冷笑道：『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，眼光却甚詭詐。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？』艾虎聽了暗暗

打個冷戰，道：『小人不知甚麼規矩。』包公道：『本閣有條例，每逢以小犯上者，俱要將四肢鋸去。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，犯了本閣的規矩，理宜鋸去四肢來。哦！請御刑。』只聽兩旁發一聲喊，王馬張趙將狗頭鋸抬來，擗在當堂，抖去龍袱，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劍，放在艾虎面前。

小俠看了雖則心驚，暗暗自己叫着自己：『艾虎吓，艾虎！你爲救忠臣義士而來，慢說鋸去四肢，縱然腰斷兩截，只要成了名，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。』忽聽包公問道：『你還不說實話麼？』艾虎故意顫巍巍的道：『小人實實害怕，惟恐罪加一等，不得已呈訴吓。相爺呀！』包公命去鞋襪。張龍趙虎上前，左右一聲吶喊，將艾虎丟翻在地，脫去鞋襪。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，入了鋸口。王馬掌住劍刀，手攏鬼頭靶，面對包公。只等相爺一擺手，刀往下落。不過噉吱一聲，艾虎的腳丫兒就結了。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着艾虎，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，面向包公。包公問道：『艾虎，你受何人主使？還不快招麼？』艾虎故意哀哀的道：『小人就知害

怕，實實沒有什麼主使的。相爺不信，差人去取珠冠；如若沒有，小人情甘認罪。』包公點頭道：『且將他放下來。』馬漢鬆了頭髮，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，雙足離了鋤口。王朝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。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實，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傲倖的。

包公又問道：『艾虎，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？』艾虎道：『現在佛樓之上。回相爺，不是玉冠，不是玉冠，小人的太老爺說是珍珠九龍冠。』包公問實了，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。該值的聽了，即將艾虎帶下堂來。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，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裏，道：『少爺，你老這裏坐罷。待我取茶去。』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。艾虎暗道：『他們這等光景，別是要想錢罷？怎麼打着官司的稱呼少爺，還喝這樣的好茶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』只見郝頭兒悄悄與夥計說了幾句話，登時擺上菜蔬，又是酒，又是點心，并且親自設勸斟酒。鬧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。

忽聽外面有人嗤嗤的聲音，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，請安道：『小人已安置了少爺，又孝敬了一桌酒飯。』又聽那位官長說道：『好，難爲你了。賞你十兩銀子，明日到我下處去取。』郝頭兒叩頭謝了賞。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：『你在外面照看，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。呼喚時方許進來。』郝禁子連連答應，轉身在監口攔人。凡有來的，他將五指一伸，努努嘴，擺擺手，那人見了急急退去。

你道此位官長是誰？就是玉堂白五爺。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，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細一看，認得是艾虎，暗道：『他到此何事？』後來聽他說出原由，驚駭非常。又暗暗揣度了一番，音是爲倪太守歐陽兄而來，不由的心中躊躇道：『這樣一宗大事，如何攔在小孩子身上呢？』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，說請御刑。白五爺只急的搓手，暗道：『完了！完了！這可怎麼好？』自己又不敢上前，惟有兩眼直勾勾瞅着艾虎。及至艾虎一口咬定，毫無更改。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：『好孩

子！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。這要是從鋤口裏爬出來，方是男兒。」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，准了詞狀，只樂得心花俱開，便從堂上溜了下來，見了郝禁子，囑咐道：「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。少時下來，你要好好照應。」郝禁子那敢怠慢，故此以少爺稱呼，伺候茶水酒飯，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。爲的是當好差使，又可於中取利。果然，白五爺來了，就賞了十兩銀子，叫他在外瞭望。

五爺便進了單屋。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，連忙上前參見。五爺悄悄道：「賢姪，你好大膽量！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。這還了得！我且問你，這是何人主意？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？」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姪兒臨來時，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，叫姪兒找白五叔。姪兒一想，一來恐事不密，露了形迹；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，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。」說着話，將書信從裏衣內取出，遞與玉堂。玉堂接來拆看，無非托他暗中調停，不叫艾虎吃虧之意。將書看畢，暗自忖道：「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，不肯先投書信。可見高傲，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。」

便對艾虎道：『如今緊要關隘已過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，打了摺底，相爺明早就要啓奏了。且看旨意如何，再做道理。你吃了飯不會？』艾虎道：『飯倒不消，就只酒……』說至此，便不言語。白五爺問道：『怎麼沒有酒？』艾虎道：『有酒。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。』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『這孩子敢則愛喝。其實五六碗也不爲少。』便喚道：『郝頭兒呢。』只聽外面答應，連忙進來。五爺道：『再取一瓶酒來。』郝禁子答應去了。白五爺又囑咐道：『少時酒來，樽節而飲，不可過於貪杯。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呢，你也要留神隄防着。』艾虎道：『五叔說的是。姪兒再喝這一瓶，就不喝了。』白玉堂也笑了。郝頭兒取了酒來，白五爺又囑咐了一番，方纔去了。

果然，次日包公將此事遞了奏摺。仁宗看了，將摺留中，細細揣度。偶然想起：『兵部尙書金輝曾具摺二次，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，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

貶。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？事有可疑。』卽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值庫。老伴伴領旨，帶領手下人等，傳了馬朝賢，宣了聖旨。馬朝賢不知爲着何事，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，敢不懷遵，只得隨往一同上庫，驗了封，開了庫門。就從朱櫺天字一號查起，揭開封皮，開了鎖，拉開朱門一看。罷咧！却是空的。陳公公問道：『這九龍珍珠冠那裏去了？』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，已然唬的面目焦黃。如今見都堂一問，那裏還答應的上來。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半晌說了一句：『不……不知道。』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，便道：『本堂奉旨查庫者，就是爲查此冠。如今此冠既不見，本堂只好回奏，且聽旨意便了。』回頭吩咐道：『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。』陳公公卽時覆奏。聖上大怒，卽將總管馬朝賢拿問，就派都堂審訊。陳公公奏道：『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。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，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，理應歸大理寺質對。』天子准奏，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。天子傳旨之後，恐其中另有情弊，又特派刑部尙書杜文輝，都察院總憲范

仲禹，樞密院掌院顏查散，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。

此旨一下，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。惟有樞密院顏查散顏大人剛要上轎，只見虞候手內拿一字柬，回道：『白五老爺派人送來，請大人卽升。』顏查散接過拆閱，原來是白玉堂託付照應艾虎。顏大人道：『是了。我知道了。叫來人回去罷。』虞候傳出話去。顏大人暗暗想道：『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，難以徇情，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。』上轎來至大理寺。衆位堂官會了齊，大家俱看了原摺，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，其中有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，個個駭目驚心。彼此計議。范仲禹道：『少時都堂到來，固然先問這小孩子，真偽莫辨。莫若如此如此，先試探他一番如何？』大家深以爲然。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，審的如何。文大人道：『這馬強強梁霸道，俱已招承。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，搶掠他的家私一節，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。原來是個俠客義士，倪太守多虧他救出。至于搶掠之事，概不知情，堅不承認。下官問過幾堂，見他爲人正直，言語豪爽，決非劫掠大盜。下官

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。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，他家被劫，他自然知道的。此事也可以問他。』大家稱『是』。

忽見稟道：『都堂到了。』衆大人迎至丹墀。只見陳公公下轎，搶行幾步，與衆位大人見了，說道：『衆位大人早到了。恕咱家來遲。只因聖上爲此震怒，懶進飲食，還是我宛轉進諫，聖上方纔進膳。咱家伺候膳畢，急急趕到，所以來遲。』彼此到了公堂之上，見設着五堂公位，大家挨次而坐。陳公公道：『衆位大人還沒有問問麼？』衆人道：『等都堂大人。我等已計議了一番。』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。陳公公道：『衆位大人高見不差。很好。就是如此罷。』吩咐先帶艾虎。左右一聲喊，接連不斷：『帶艾虎！帶艾虎！』

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，如今到了大理寺，雖則是五堂會審，他却毫不介意，上得堂來，雙膝跪倒，兩隻眼睛，滴溜嚙嚙東瞧西看。陳公公先就說道：『哎！咱家只道甚麼艾虎呢，原來是個小孩子。看他渾渾實實，却倒伶伶俐俐的。你

今年多大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十五歲了。」陳公公道：「你小小年紀有甚冤屈，竟敢告狀呢？大着點聲兒，說給衆位大人聽。」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剝去，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，並不敢陷害主人，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狀子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

陳公公聽了，對着衆人說道：「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。有甚麼問的只管問。咱家雖是奉旨欽派，然而咱家只知進御當差，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。」只聽杜大人問道：「艾虎，你在馬強家幾年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自幼兒就在那裏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，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艾虎道：「親眼見的。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，一同到了佛樓，收在中間龕的榻扇後面。」杜大人道：「既是三年前之事，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？講！」陳公公道：「是呀，三年前馬總管告假，咱家還依稀記得，大約是爲修理墓塋，告了三個月的假。我們這裏還有底賬可考。既是那時候的事情，爲何這時

候纔叨登出來呢？你說。』艾虎道：『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歲，天日不懂，人事不知。小人今年十五歲，到底明白點了。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，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，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。』范大人道：『這也罷了。我且問你，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，說些甚麼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：「此冠好好收藏，等着襄陽王舉事時，就把此冠獻上，必得大大的爵位。」小人也不知舉甚麼事。』范大人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。』一句話，問的艾虎張口結舌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矢口不移心靈性巧——真賊實犯理短情屈

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你家太老爺這一句話，艾虎暗暗道：「這可罷了我咧！當初雖見過馬朝賢，我並未會留心。何況又別了三年呢。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。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，必有甚麼緣故罷？」想罷，答道：「小人的太老爺，小人是認得的。」范大人聽了，便吩咐：「帶馬朝賢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朝外就走。

此時顏大人旁觀者清，見艾虎沉吟後方纔答應「認得」，就知艾虎有些恍惚，

暗暗着急擔驚，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，那還了得。急中生智，便將手一指，大袍袖一遮，道：『艾虎，少時馬朝賢來時，你要當面對明，休得袒護。』嘴裏說着話，眼睛却遞眼色，雖不肯搖頭，然而紗帽翅兒也略動了一動。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，心中有些疑心；如今見顏大人這番光景，心內更覺明白。只聽外面鎖鑰之聲，他却跪着偷偷往外觀看，見有個年老的太監，雖然項帶刑具，到了丹墀之上，面上尚微有笑容，及至到了公堂，他纔斂容息氣。而且見了大人們，也不下跪報名，直挺挺站在那裏，一語不發。小爺更覺省悟。

只聽范大人問道：『艾虎，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。』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。那人道：『他不是我家太老爺。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。』陳公公在堂上笑道：『好個孩子，真好眼力！』又望着范大人道：『似這等光景，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。來吓！你們把他帶下去，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。』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。不多時，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，蓄意謀奸，三角眼含痛淚，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。

馬朝賢來。左右當堂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陳公公見這番光景，未免心生惻隱，無奈說道：『馬朝賢，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，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。你要從實招上來。』馬朝賢唬得膽裂魂飛，道：『此冠實是庫內遺失，犯人概不知情吓！』只聽文大人道：『艾虎，你與他當面對來。』艾虎便將口供述了一回，道：『太老爺，事已如此，也就不推諉了。』馬朝賢道：『你這小廝，着實可惡！咱家何嘗認得你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？小人那時纔十二歲，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，太老爺還時常誇我很伶俐，將來必有出息。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？可見是「貴人多忘事」。』馬朝賢道：『我縱然認得你，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？』文大人道：『馬總管，你不必抵賴。事已如此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儻若不招，此乃奉旨之件，我們就要動大刑了。』馬朝賢道：『犯人實無此事。大人如若賞刑，或夾或打，任憑吩咐。』顏大人道：『大約束手問他，決不肯招。左右，請大刑來。』兩旁發一聲喊，剛要請刑，只見艾虎哭着

道：『小人不告了！小人不告了！』陳公公便問道：『你爲何不告了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只爲害怕，怕擔罪名，方來出首；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偌大年紀，受如此苦楚，還要用大刑審問。這不是小人活活把太老爺害了麼？小人實實不忍，小人情願不告了。』陳公公聽了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『傻孩子！此事已經奉旨，如何由的你呢。』只見杜大人道：『暫且不必用刑，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。艾虎也下去。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。』左右分別帶下。

顏大人道：『下官方纔說請刑者，不過威嚇而已。他有了年紀之人，如何禁得起大刑呢？』杜大人道：『方纔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，下官有些疑心，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？』顏大人聽了暗道：『此言利害。但是白五弟託我照應艾虎，我豈可坐視呢？』連忙說道：『大人慮的雖是。但艾虎是個小孩子，如何擔得起這樣大事呢？且包太師已然測至此處，因此要用御刑劓他的四肢。他若果真被人主使，焉有捨去性命，不肯實說的道理呢？』杜大人道：『言雖如此，下官又有一』

個計較，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，如此如此追問一番，如何？」衆人齊聲說「是」。吩咐：「帶馬強，不許與馬朝賢對面。」左右答應。

不多時，將馬強帶到。杜大人道：「馬強，如今有人替你鳴冤，你認得他麼？」馬強道：「但不知是何人？」杜大人道：「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。」只見艾虎上前跪倒。馬強一看，暗道：「原來是艾虎這孩子，倒有爲主之心，真是好！」連忙稟道：「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他有多大歲數了？」馬強道：「他十五歲了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他是你家世僕麼？」馬強道：「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裏。」惡賊只顧說出此話，堂上衆位大人無不點頭，疑心盡釋。杜大人道：「既是你家世僕，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。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。」艾虎便將口供訴完，道：「員外休怪，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。」馬強喝道：「我把你這狗才！滿嘴裏胡說！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麼冠來！」陳公公喝道：「此乃公堂之上，豈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，好不懂好歹。就該掌嘴。」馬強跪爬了半步，道：「回大人，三年前小

人的叔父回家，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。這都是艾虎的謊言。」顏大人道：「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於你，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；儻若搜出來時，你還抵賴麼？」馬強道：「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此冠，小人情甘認罪，再也不敢抵賴。」顏大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具結上來。」馬強以爲斷無此事，欣然具結。衆位大人傳遞看了，叫把馬強仍然帶下去。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，將結念與他聽，問道：「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，你還不實說麼？」馬朝賢道：「犯人實無此事。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，犯人情甘認罪，再無抵賴。」也具了一張結。將他帶下去，分別寄監。

文大人又問艾虎道：「你家主人被劫一事，你可知道麼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在招賢館服侍我們主人的朋友。」文大人道：「甚麼招賢館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，有好些人在那裏住着，每日裏耍槍弄棒，對刀比武，都是好本事。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着一個老僕人，後來說是新太守，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。不知甚麼工夫，他們主僕跑了。小人的員外知道了，立刻騎馬

趕去，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，就插在地牢裏了。」文大人道：「甚麼地牢？」艾虎道：「是個地窖子，凡有緊要事情，都在地牢。回大人，這個地牢之中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命。」陳公公冷笑道：「他家竟敢有地牢，這還了得麼！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。」艾虎道：「原要害來着。不知甚麼工夫，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。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。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，如有事時，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。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，忽然來了個大漢，帶領官兵，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捆了。招賢館衆人聽見，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。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，俱各跑回了招賢館藏了。小人害怕，也就躲避了。不知如何被劫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可知道甚麼時候，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。」文大人聽了，對衆人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。」衆大人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文大人道：「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。五更天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強赴府，如何黎明又打劫了呢？」衆位大人道：

『大人高見不差。』陳公公道：『大人且別問此事，先將馬朝賢之事覆旨要緊。』
文大人道：『此案與御冠相連，必須問明一并覆旨，明日方好搜查提人。』說罷，
吩咐帶原告姚成。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，知道此案大了，他却逃之夭夭了。
差役去了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『姚成懼罪，業已脫逃，不知去向。』文大人道：『原
告脫逃，顯有情弊。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真了。只好將大概情形覆奏聖上便了。』大
家公同擬了摺底，交付陳公公，先行陳奏。

到了次日，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的衆寇，並搜查九龍冠，即刻赴京
歸案備質。過了數日，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抬定龍冠，派役護送進京，連郭氏一並
解到。

你道郭氏如何解來？只因文書到了杭州，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，以爲捉
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廝殺，誰知到了那裏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只得追問郭氏。郭

氏道：『就於那夜俱各逃走了。』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，搜出許多書信，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。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，果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，搜出御冠帽盒來。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，依然封好妥當，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，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，故此將他一同解京。

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，先將御冠請出，大家驗明，供在上面。把郭氏帶上堂來，問他：『御冠因何在你家中？』郭氏道：『小婦人實在不知。』范大人道：『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？』郭氏道：『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。』杜大人道：『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』郭氏道：『是小婦人親眼見的。』杜大人叫他畫招畫供。吩咐帶馬強。馬強剛至堂上，一眼瞧見郭氏，吃了一驚，暗說：『不好！他如何來到這裏？』只得向上跪倒。范大人道：『馬強，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，你還敢抵賴麼？快與郭氏當面對來。』馬強聽了，戰戰兢兢問郭氏道：『此冠從何處搜出？』郭氏道：『佛樓之上中間龕內。』馬強道：『果是那裏搜出來的？』郭氏道：『你如何

反來問我？你不放在那裏，他們就能從那裏搜出來麼？」文大人不容他再辯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好逆賊！連你妻子都如此說，你還不快招麼？」馬強只唬的目瞪口呆，叩頭碰地，道：「冤孽罷了！小人情願畫招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，立刻帶馬朝賢上堂，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，連馬強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。只唬得他魂飛魄散，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，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事已如此，叫我有口難分訴。犯人畫招就是了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衆位大人相傳看了，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。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。

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，只見衙役跪倒稟道：「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，前來伸訴。衆人將他攔住，他那裏喊聲不止，小人不回。」顏大人道：「我們是奉旨審問要犯，何人膽大，擅敢在此喊冤？」差役稟道：「那老頭子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。」陳公公道：「巧極了。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，何妨將老頭兒帶上來，衆位大人問問呢？」吩咐：「帶老頭兒。」不多時，見一老者上堂跪倒，手

舉呈詞，淚流滿面，口呼『冤枉。』顏大人吩咐將呈子接上來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『原來果是爲倪太守一案。』將此呈傳遞衆位大人看了，齊道：『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。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訊明，尙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。今既有倪忠補呈伸訴，理應將全案人證提到當堂審問明白，明日一並覆旨。』陳公公道：『正當如此。』便往下問道：『你就叫倪忠麼？』倪忠道：『是。小人叫倪忠。特爲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。』陳公公道：『你不必啼哭，慢慢的訴上來。』

未知說些甚麼，下回分解。

來。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第八十四回

復原職倪繼祖成親

觀水災白玉堂捉怪

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，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，如何暗暗私訪，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。（有脫誤）『頭一次多虧了一個難女，名叫朱絳貞，乃朱舉人之女，被惡霸搶了去的，是他將我主僕放走。慌忙之際，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，將此事說明。義士即到馬強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。誰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強拿去了在地牢，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。就定于次日，義士幫助捉拿馬強，護送到府。我家主人審了馬強幾次，無奈惡霸總不招承。不想惡霸家中被劫，他就一

口咬定，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，差遣惡奴進京呈控。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，因此解任，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。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，細細詳查是幸。』范大人道：『你主人既有此冤枉，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？』倪忠道：『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往揚州接取家眷。及至到了任所，方知此事，因此急急趕赴京師，替主鳴冤。』說罷，痛哭不止。陳公公點頭道：『難爲這老頭兒。衆位大人當怎麼辦呢？』文大人道：『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義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。惟有被劫一案，尙不知何人，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白。』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。

不多時，二人上堂。文大人問太守道：『你與歐陽春定于何時捉拿馬強？又于何時解到本府？』倪繼祖道：『定于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，于次日黎明方纔到府。』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：『既是二更捉拿馬強，爲何于次日黎明到府呢？』歐陽春道：『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，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，小人好

容易將他等殺退，于五更時方將馬強駝在馬上。因霸王莊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遙，小人護送到府時，天已黎明。」

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丈夫被何人拿住？你可知道麼？」郭氏道：「被個紫髯大漢拿住，連小婦人一同捆縛的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幾時離家的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已五鼓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尚未亮。」文大人道：「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，非止一人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郭氏道：「來的人不少，小婦人唬的以被蒙頭，那裏還敢瞧呢。後來就聽賊人說：『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』；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，如何不見？」郭氏道：「就是那一夜的早起，小婦人因查點東西，不但招賢館內無人，連那裏的東西也短了許多。回大人，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，全不是好朋友。」文大人聽了，笑對衆人道：「列位聽見了。這明是衆寇打劫，聲言北俠與官役移害于人之意無疑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大

人高見不差。歐陽春五鼓護送馬強，焉有黎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？此是衆寇打劫無疑了。』又把馬強帶上來，與倪忠當面質對。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辨，就一一招了。

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，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。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，連招供並往來書信，預備明早謹呈御覽。天子看了大怒，却將摺子留中。你道爲何？皆因仁宗爲君，以孝治天下。其中關礙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，止于明發上諭，說：『馬朝賢監守自盜，理應處斬。馬強搶掠婦女，私害太守，也定了斬立決。郭氏着勿庸議。』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概不提。『倪繼祖官復原職。歐陽春義舉無事。艾虎雖以小犯上，薄有罪名，因爲御冠出首，着寬免。』

倪繼祖具摺謝恩，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，倪繼祖一一陳奏；又隨了一個夾片，是叙說倪仁被害，李氏含冤，賊首陶宗賀豹，義僕楊芳卽倪忠，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，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，細細陳奏。天子看了，聖心大悅，道：『卿家有許

多的原委，可稱一段佳話。』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，李氏封誥隨之。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，隨任養老。義僕倪忠賞了六品承義郎，仍隨任服役。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，奉旨畢姻。朱煥章恩賜進士。陶宗賀豹嚴緝拿獲，即行正法。倪繼祖磕頭謝恩，復又請訓，定日回任。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。此時北俠父子却被南俠請去，衆英雄俱各歡聚一處。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，一來拜望，二來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。北俠難以推辭，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。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，即拜見了李氏夫人，與太公夫婦。李氏夫人依然持齋，另在靜室居住。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，遷了倪仁之柩。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，念經破土，安葬立塋。白事已完，又辦紅事。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，方與朱絳貞完姻。自然是熱鬧繁華，也不必細述。北俠父子在任，太守敬如上賓。俟諸事已畢，他父子便上茱萸村去了。

且說仁宗天子自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，聖心憂慮。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，屢接奏摺，不是這裏淹了百姓，就是那裏傷了禾苗，盡爲河工消耗國課無數，枉自勞而無功。這日單單召見包相，商酌此事。包相便舉保顏查散，才識諳練，有守有爲，堪勝此任。聖上卽升顏查散爲巡按，稽查水災，兼理河工民情。顏大人謝恩後，卽到開封府，一來叩辭，二來討教治水之法。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，雖有成章，務必隨地勢之高低，總要堵洩合宜，方能成功。顏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，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。包公應允。次日早朝，包公奏明了，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。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材能，卽封六品職銜；白玉堂的本領更是聖上素所深知之人，准其二人隨往。顏巡按謝恩請訓，卽刻起程。

一日來至泗水城，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。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，忽聽衙外百姓喧嘩，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。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

來問話。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，但見他等形容憔悴，衣衫襤褸，苦不可言，向上叩頭，道：『救命吓！大人。』顏大人問道：『你們到此何事？』鄉老道：『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，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，時常出來現形傷人。如遇腿快的跑了，他便將窩鋪拆毀，東西掠盡，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。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。』顏大人道：『你等且去，本院自有道理。』衆鄉老叩頭出衙去了。知會了衆人，大家散去。顏大人與知府說了多時，定於明日登西廬山觀水。知府退後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乘轎至西廬山下，知府早已伺候。換了馬匹，上至半山，連馬也不能騎了，只得下馬步行。好容易到了山頭，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，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至赤墩，順流而下，過了橫塘，歸於楊家廟。一路沖浸之處不可勝數。慢說房屋四分五落，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。又見赤堤墩的百姓，全在水浸之處，搭了窩鋪棲身，自命名曰「捨命村」。他等本應移在橫塘，因路途遙遠，難以就食，故

此捨命在此居住。那一番慘淡形景，令人不堪注目。

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心，暗想道：『黎民遭此苦楚，連個準窩鋪沒有，還有水怪侵擾，可見是禍不單行。但只一件，他既不傷人，如何拆毀窩鋪，搶掠東西呢？事有可疑。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。』他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，帶領四名差役，暗暗來至赤堤墩，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。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。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，進去坐下。又叫幾個老民，大家席地而坐。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踪去跡。『可有甚麼聲息沒有？』衆百姓道：『也沒有甚麼聲息，不過嘔嘔亂叫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你們仍在各窩鋪內隱藏。我就在這窩棚內存身，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。你們切不可聲張，惟恐水怪通靈，你們嚷嚷的他要知道了，他就不肯出來了。』衆百姓聽了，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，立刻悄語低言，努嘴，打手式。白玉堂看了，又要笑又可憐。想來被水怪唬的膽都破了。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鏢子，道：『你們將此銀拿去，備些酒來。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。大家飽

吃了，夜間務必驚醒。儻若水怪來時，你們千萬不可亂跑。只要高聲一嚷，就在窩鋪內穩坐，不要動身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衆百姓聽了，歡天喜地，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，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。七手八脚，登時的你拿這個，我拿那個，白五爺看了也覺有趣。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酒，並問他水勢凶猛的情形。問他如何壩壩，再也打疊不起。衆鄉老道：「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，到了那裏是個漩窩，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。雖有行舟來往，到了那裏，沒有不小心留神的。」白五爺道：「漩窩那邊是甚麼地方？」衆鄉老道：「過了漩窩，那邊二三里之遙，便是三皇廟了。」白五老暗記在心。

吃畢酒飯，早見一輪明月湧出，清光皎潔，趁着這滿湖蕩漾，碧浪茫茫，清波浩浩，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。大家閉氣息聲。錦毛鼠五爺躩來躩去，細細在水內留神。約有二鼓之半，只聽水面唼喇喇一聲響。白玉堂將身軀一伏，回手將石子掬出。見一物跳上岸來，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，見他竟奔窩鋪而去。白五爺好大膽，

也不管妖怪不妖怪，有何本領，會甚麼法術，他便悄悄尾在後面。忽聽窩鋪內嚷了一聲道：『妖怪來了！』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，道：『妖怪往那裏走！』嗖的一聲，就是一石子，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。只聽撲哧一聲，那物往前一栽。猛見那物一回頭，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，不偏不歪，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。只聽拍的一聲響，那怪哎喲了一聲，咕咚栽倒在地。白五爺急趕上前，將那妖怪按住。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，一湧齊上，將妖怪拿住，抬在窩棚一看。見他哼哼不止，原來是個人，外穿皮套。急將皮套扯去，見他血流滿面，口吐悲聲，道：『求爺爺饒命吓！』剛說至此，只聽那邊窩鋪嚷道：『水怪來了！』白玉堂連忙出來，嚷道：『在那裏？』一並拿來審問。』只聽那邊喊道：『跑了！跑了！』白五爺這裏叱咤道：『速速追上拿來，莫要叫他跑了。』早已聽見水面上「撲嗵」「撲嗵」，跳下水去了。

衆鄉老聚在一處，來看水怪，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。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全要

打水怪以消忿恨。白五爺攔道：『你等不要如此，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，按院大人要親審呢。你等既知是假水怪，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，押解到按院衙門，自有賞賚。』衆鄉民道：『甚麼賞不賞的。只要大人與民除害，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。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，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。如今既知他是假的，還怕他甚麼。倒要盼他上來，拿他幾個。』說到高興，一個個精神百倍。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，那裏有個影兒呢。安安靜靜過了一夜。

到了天明，衆鄉民又與白五爺叩頭。『多虧老爺前來除害，衆百姓難忘大恩。』白五老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，方帶領差役，押解水賊，竟奔巡按衙門而來。

未知後文審辦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公孫策探水遇毛生——蔣澤長沿湖逢鄔寇

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，請見大人。顏大人自西虛山回來，甚是耽心，一夜未能好生安寢，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請進相見。白玉堂將水怪說明。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，原來是十三名水寇，聚集在三皇廟內，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，夜間假裝水怪要將赤堤墩的衆民趕散，他等方好施爲作事。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墩的隄岸有失，故此雖無房屋，情願在窩棚居住，死守此隄，再也不肯遠離。

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漩窩說了。公孫策聽了，暗想道：『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，發洩不通，將水攻激于此，洋溢泛濫，埽壩不能壘成；必須詳查根源，疏濬開了，水勢流通，自無災害。』想罷，回明按院，他要明日親去探水。顏大人應允了。玉堂道：『既有水寇，我想水內本領，非我四哥前來不可。必須急速具摺寫信，一面啓奏，一面稟知包相，方保無虞。』顏大人連忙稱是，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，具了稟帖，立刻拜發起身。

到了次日，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，一名黃開，一名清平，帶了八名水手，兩隻快船，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。知府又來稟見。顏大人請至書房相見，商議河工之事。忽見清平驚惶失色，回來稟道：『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，剛至漩窩，卑職攔阻，不可前進。不想船頭一低，順水一轉，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。卑職難以救援，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。』顏大人聽了，心裏着忙，便問道：

『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麼？』清平道：『先前本有船隻往來，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

所，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。』顏大人道：『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？爲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？』清平道：『黃開也曾攔阻至再，無奈先生執意不聽，卑職等也是無法的。』顏大人無奈，叱退了清平，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。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，再也不見踪影，回來稟知按院。顏大人只急得嗒聲嘆氣。白玉堂道：『此必是水寇所爲，只可等蔣四哥來了，再做道理。』顏大人無法，只好靜聽消息罷了。

過了幾天，果然蔣平到了，見了按院。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溺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，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漩窩那裏三皇廟內聚集，作了窩巢的話，也一一說了。蔣平道：『據我看來，公孫先生斷不至死。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，得了實跡，方好具摺啓奏。』卽吩咐預備快船一隻，仍叫清平帶到漩窩。

蔣爺上了船，清平見他身軀瘦小，形如病夫，心中暗道：『這樣人從京中特特調了來，有何用處？他也敢去探水？若遇見水寇，白白送了性命。』正在胡思，只見蔣爺穿了水靠，手提鵝眉鋼刺，對清平道：『千總，將我送至漩窩。我若落水，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，遠遠等候。縱然工夫大了，不要慌張。』清平不敢多言，惟有喏喏而已。水手搖櫓擺槳，不多時，看看到了漩窩。清平道：『前面就是漩窩了。』蔣爺立起身來，站在船頭上，道：『千總站穩了。』他將身體往前一撲，雙脚把船往後一蹬。看他身雖弱小，力氣却大。又見蔣爺側身入水，彷彿將水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，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，更覺罕然。

且說蔣平到了水中，運動精神，睜開二目。忽見那邊來了一人，穿着皮套，一手提着鐵錐，一手亂摸而來。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，急將鋼刺對准那人的胸前哧的一下，可憐那人在水中，連個「噯啞」也不能嚷，便就啞叭嗚呼了。蔣爺把

鋼刺往回裏一抽，一縷鮮血，順着鋼刺流出，咕嚕一股水泡翻出水面，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了。

話不重敍，蔣爺一連殺了三個，順着他等來路，搜尋下去，約有二三里之遙，便是隄岸。蔣平上得隄岸來，脫了水靠，揀了一棵大樹，放在槎枒之上，邁步向前，果見一座廟宇，匾上題着三皇廟。蔣爺悄悄進來一看，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。左尋右尋，又找到了廚下，只聽裏面呻吟之聲。蔣爺向前一看，是個年老有病僧人。那僧人一見蔣爺，連忙說道：『不干我事。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，他却也逃走了，移害于我。望乞老爺見憐。』蔣爺聽了，話內有因，連忙問道：『俺正爲搭救先生而來。他等端的如何？你要細細說來。』老和尚道：『既是爲搭救先生與千總的，想來是位官長了。恕老僧不能爲禮了。——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漩窩落水，衆水寇撈來，將他二人控水救活。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，不但僧人認得，連水寇俱各認得。追問那人，方知是公孫策老爺，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

災修理河工的。水寇聽了着忙，大家商量，私拿官長不是當要的，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。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。其下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裏報信，或將二位官長殺害，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，交給飛叉太保鍾雄。自他等去後，老僧與徒弟商議，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。叫徒弟也逃走了，拚着僧家這條老命，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，該殺該剮，任憑他等，雖死無怨。蔣平連連點頭，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。連忙問道：『這頭目叫甚麼名字？』老僧道：『他自稱鎮海蛟郎澤。』蔣爺又問道：『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裏去了？』老僧道：『我們這裏極荒涼幽僻，一邊臨水，一邊靠山，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，約有數里之遙，地名螺螄灣。到了那裏，便有人家。』蔣爺道：『若從水路到螺螄灣，可能去得麼？』老僧道：『不但去得，而且極近，不過二三里之遙。』蔣平道：『你可曉得，水寇幾時回來？』老僧道：『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。』蔣平問明來歷，道：『和尚你只管放心，包管你無事。明日卽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，你却不要害怕。俺就去也。』說罷，回身出

廟，來到大樹之下，穿了水靠，躡入水中。

不多時，過了漩窩，挺身出水，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。連忙上了船，悄悄對清平道：『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。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，乘舟到三皇廟，暗暗埋伏。如有水寇進廟，你等將廟團團圍住，聲聲吶喊，不要進廟。俟他等從廟內出來，你們從後殺進。儻若他等入水，你等只管換班巡查。俺在水中自有道理。』清平道：『只恐漩窩難過，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？』蔣爺道：『不妨事了。先前難以過去，只因水內有賊，用鐵錐鑿船。目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，平安無事了。』清平聽了，暗暗稱奇，又問道：『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？』蔣平道：『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，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。』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，心中大喜。只見蔣爺復又躡入水內，將頭一扎，水面上瞧，只一溜風，波水紋分左右，直奔西北去了。清平這纔心服口服，再也不敢瞧不起蔣爺了。吩咐水手撥轉船頭，連忙回轉按院衙門，不表。

再說蔣爺在水內，欲奔螺螄莊，連換了幾口氣，正行之間，覺得水面上唼的一聲，連忙挺身一望。見一人站在筏子上，撒網捕魚。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，反把那人唬了一跳。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，身體瘦小，就如猴子一般。不由的笑道：『你這個樣兒，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，豈不見笑于人？我對你說，似你這些毛賊，俺是不怕的。何況你這點點兒東西，俺不肯加害于你，還不與我快滾麼？儻再延捱，惱了我性兒，只怕你性命難保。』蔣爺道：『俺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。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爲賊作寇的。請問貴姓。』俺是特來問路的。』那人道：『你既不是賊寇，爲何穿着這樣東西？』蔣爺道：『俺素來深識水性，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，故此穿了水靠，走這捷徑路兒，爲的是近而且快。』那人道：『你姓甚名誰？要訪何人？細細講來。』蔣爺道：『俺姓蔣名平。』那人道：『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？』蔣爺道：『正是。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？』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『怪道，

怪道。失敬，失敬。』連忙將網攏起，從新見禮，道：『恕小人無知，休要見怪。小人姓毛名秀，就在螺螄莊居住。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，曾提尊號，說不日就到，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。不想今日巧遇，曷勝幸甚。請到寒舍領教。』蔣爺道：『正要拜訪，惟命是從。』毛秀撐篙，將筏子攏岸拴好，肩擔魚網，手提魚籃。蔣爺將水靠脫下，用鋼刺也挑在肩頭，隨着毛秀來到螺螄莊中。舉目看時，村子不大，人家不多，一概是草舍籬牆，柴扉竹牖，家家晾着魚網，很覺幽雅之甚。

毛秀到門前，高聲喚道：『爹爹開門，孩兒回來了。有貴客在此。』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老者，鬚髮半白，不足六旬光景，開了柴扉，問道：『貴客那裏？』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靠，雙手躬身道：『蔣平特來拜望老丈，恕我造次不恭。』老者道：『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。請到寒舍待茶。』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，裏面早已聽見。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，大家彼此相見，甚是歡喜。一同來至茅屋，毛秀後面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，大家彼此敘坐，各訴前後情由。

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。公孫先生代爲敘明老丈名九錫，是位高明隱士，而且頗曉治水之法。蔣平聽了，心中甚覺暢快。不多時，擺上酒席，雖非珍饈，却也整理的精美。團團圍坐，聚飲談心。毛家父子高雅非常，令人欣羨。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。

次日蔣平惦記着捉拿水寇，提了鋼刺，仍然挑着水靠，別了衆人，言明勦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，並請毛家父子。說畢，出了莊門，仍是毛秀引至湖邊，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。蔣爺攔阻道：『那邊水勢洶湧，就是大船尙且難行，何況筏子。』說罷，跳上筏子，穿好水靠，提着鋼刺，一執手道：『請了。』身體一側，將水面刺開，登時不見了。毛秀暗暗稱奇道：『怪不得人稱翻江鼠，果然水勢精通，名不虛傳！』讚羨了一番，也就回莊中去了。

再說這裏蔣四爺水中行走，直奔了漩窩而來。約着離漩窩將近，要往三皇廟中

去打聽打聽清平，水寇來否，再作道理。心中正然思想主意，只見迎面來了二人，看他身上並未穿着皮套，手中也未拿那鐵錐，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鋼刀。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，知是水寇。心中暗道：『我要尋找他們，他們趕着前來送命。』手把鋼刺，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。抽出鋼刺，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，那一個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可憐這兩個水寇，連個手兒也沒動，糊裏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，屍首順流去了。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，剛要往前行走，猛然一鎗順水刺來。蔣爺看見也不磕迎撥挑，却把身體往斜刺裏一閃，便躲過了這一鎗。

原來水內交戰，不比船上交戰，就是兵刃來往也無聲息。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，再沒有長鎗的。這也有個緣故。

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鄔澤，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，奉命把公孫先

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。進得廟來，坐未暖席。忽聽外面聲聲吶喊：『拿水寇吓！拿水寇吓！好歹別放走一個吓！務要大家齊心努力。』衆賊聽了，那裏還有魂咧，也沒個商量計較，各持利刃，一擁的往外奔逃。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，容他們跑出來，大家追殺。清平却在樹林等候，見衆人出來，迎頭接住。倒是鄔澤還有些本領，就與清平交起手來。衆兵一擁上前，先擒了四個，殺却兩個。那兩個瞧着不好，便持了利刃，奔至湖邊，跳下水去。蔣爺纔殺的就是這兩個。後來鄔澤見幫手全無，單單的自己一人，恐有失閃，虛點一鎗，抽身就跑到湖邊，也就跳下水去；故此提着長鎗，竟奔漩窩。

他雖能殼水中開目視物，却是偶然。見蔣爺從那邊而來，順手就是一鎗。蔣爺側身躲過，仔細看時，他的服色不比別個，而且身體雄壯，暗道：『看他這樣光景，別是鄔澤罷。倒要留神。休叫他逃走了。』鄔澤一鎗刺空，心內着忙，手中不能磨轉長鎗，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。只這點工夫，蔣爺已貼立身後，揚起左手，

攔住網巾，右手將鋼刺往鄔澤腕上一點。鄔澤水中不能哎喲，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，端不住長鎗，將手一撒，鎗沉水底。蔣爺水勢精通，深知訣竅，原在他身後攔住網巾，却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，他的氣往上一湊，不由的口兒一張。水流線道，何況他張着一個大乖乖呢，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？只聽咕嘟兒的一聲，蔣爺知道他噲了水了。連連的「咕嘟兒」「咕嘟兒」幾聲，登時把個鄔澤噲的迷了，兩手扎撒，亂抓亂撓，不知所以。蔣爺索性一翻手，身子一閃，把他的頭往水內連噉了幾口。這鄔澤活該遭了報了，每日裏淹人當事，今日遇見硬對兒，也合他頑笑頑笑。誰知他不禁頑兒，不大的工夫，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。蔣爺知他沒了能爲，要畱活口，不肯再讓他喝了。將網巾一提，兩足踏水，出了水面。鄔澤嘴還吸溜滑拉往外流水。忽聽岸上嚷道：「在這裏呢。」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，果是沿岸排開。蔣爺道：「船在那裏？」清平道：「那邊兩隻大船就是。」蔣爺道：「且到船上接人。」清平帶領兵弁數人，將鄔澤用撓鈎搭在船上，即刻控水。

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。清平道：『已然擒了四名，殺了二名，往水內跑了二名。』蔣爺道：『水內二名俺已了却。但不知拿獲這人，是鄔澤不是？』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，果是頭目鄔澤。蔣爺滿心歡喜，道：『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，一來恐污佛地，二來惟恐玉石俱焚。若都殺死，那是對證呢？再者他既是頭目，必然他與衆不同，故畱一條活路，叫他等脫逃。除了水路，就近無路可去，俺在水內等個正着。俺們水旱皆兵，令他等難測。』清平深爲佩服，誇讚不已。吩咐兵弁，押解賊寇一同上船，俱回按院衙門而來。

要知詳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按圖治水父子加封——好酒貪杯叔姪會面

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寇上船，直奔按院衙門而來。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各知道蔣四爺如此調度必然成功，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。見他等船隻過了漩窩，蕩蕩洋洋回來，連忙跑回衙門稟報。白五爺迎了出來，與蔣爺清千總見了，方知水寇已平，不勝大喜。同至書房，早見顏大人階前立候。蔣爺上前見了，同至屋中坐下，將拿獲水寇之事叙明；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，頗曉治水之道，公孫先生叫回稟大人，務必備禮聘請出來，幫同治水。顏大人聽見了，甚喜，

即備上等禮物，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，前到螺螄莊，一來接收公孫先生，即請毛家父子同來。清平領命，帶領兵弁二十名，押解禮物，只用一隻大船，竟奔螺螄灣而去。

這裏顏大人立刻升堂，將鎮海蛟鄔澤帶上堂來審問。鄔澤不敢隱瞞，據實說了。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，就派他在洪澤湖攪擾，所有拆埽毀壩，俱是有意爲之，一來殘害百姓，二來消耗國帑。復又假裝水怪，用鐵錐鑿漏船隻，爲的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，行旅不敢從此經過，那時再派人來佔住了洪澤湖，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。可笑襄陽王無人。既有此意，豈是鄔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要成功，可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。

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鄔澤的口供，又問了水寇衆人。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，大約所言相同，也取了口供，將鄔澤等交縣寄監嚴押，候河工竣時一同解送京中。

歸部審訊。剛將鄔澤等帶下，只見清平回來稟道：『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，少刻就到。』顏大人吩咐備馬，同定蔣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。不多時，船已攏岸，公孫先生上前參見，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。顏大人一概不提，反倒慰勞了數語。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，心甚不安。早有備用馬數匹，大家乘騎，一同來到衙署。進了書房，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。毛九錫遜讓至再至三，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，其次是九錫，以下是公孫先生蔣爺白爺，末坐方是毛秀。千總黃開又進來請安請罪。顏大人不但不罪，並勉勵了許多言語。『俟河工報竣，連你等俱要叙功的。』黃開聞聽，叩謝了，仍在外面聽差。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。毛九錫不慌不忙，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，雙手呈獻。顏大人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山勢參差，水光蕩漾，一處處崎嶇周折，一行行字跡分明，地址闊隘遠近不同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，何方可用埽壩，那裏應當發洩，界畫極清，宛然在目。顏大人看了，心中大喜，不勝誇讚。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，更覺心清目朗，如獲珍寶。

一般。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，幫同治水，等候綸音。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，佈施了百金，令人將他徒弟找回，酬報他釋放之恩。

不多幾日，聖旨已下，即刻動工，按着圖樣，當洩當壩，果無差謬。不但國帑不能妄消，就是工程也覺省事。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，水平土平，告厥成功。顏大人工完回京，將鎮海蛟鄔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，顏大人遞摺請安，額外隨了夾片，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。聖上召見，顏大人面奏叙功。仁宗甚喜，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，毛秀六品職銜，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。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鄔澤果係襄陽王主使，啓奏當今。原來顏查散陞了巡按之後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；所遺刑部尚書之缺，就着歐陽修補授。

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，立刻召見包相計議，襄陽王已露形跡，須要早爲勦除。包相又密奏道：「若要發兵彰明較著，惟恐將他激起，反爲不美。莫若派人暗暗訪查，須剪了他的羽翼，然後一鼓擒之，方保無虞。」天子准奏，即加封顏查散

爲文淵閣大學士，特旨巡按襄陽。仍着公孫策白玉堂隨往。加封公孫策爲主事，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。所遣四品護衛之銜，卽着蔣平補授。立即馳驛前往。

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裏防備，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驍督率旱路，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，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，以爲羽翼，嚴密守汛。

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，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，便召見包相，問及北俠。包相將北俠爲人，正直豪爽，行俠尙義，一一奏明。天子甚爲稱羨。包公見此光景，下朝回衙，來到書房，叫包興請展護衛來，告訴此事。南俠回至公所，對衆英雄述了一番。只見四爺蔣平說道：『要訪北俠，還是小弟走一盪，庶不負此差。甚麼緣故呢？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，公孫兄與白五弟上了襄陽了。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務。如有不到之處，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協辦。至于小弟原是清閒無事之人，與其閒着，何不討了此差，一

來訪查歐陽兄，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疎散，豈不是兩便麼？」大家計議停當，一同回了相爺。包公心中甚喜，即時吩咐起了開封府的龍邊信票，交付蔣爺，用油紙包妥，貼身帶好。別了衆人，意欲到松江府茉花村。行了幾日，不過是饑飧渴飲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到了來峯鎮悅來店，住了西耳房單間。歇息片時，飲酒吃飯畢，又泡了一壺茶，覺得味香水甜，未免多喝了幾碗。到了半夜，不由的要小解起來。剛剛的來至院內，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，却不聲喚。蔣爺將身一影，暗裏偷瞧。見開門處那人挨身而入，仍將門兒掩閉。蔣爺暗道：「事有可疑，倒要看。」也不顧小解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躍下。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。

只聽有人說道：「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。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，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，如何放得他過！」又聽一人答道：「言雖如此，怎麼替你報仇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，莫若趁醉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，豈不省事？」又聽答道：「索性等他睡熟了，再動不遲。」蔣爺聽至此，抽身越牆出來，悄悄奔到

東耳房，見挂着軟布簾兒，屋內尚有燈光。從簾縫兒往裏一看，見燈花結蕊，有一人頭向裏面而臥，身量却不甚大。蔣爺側身來至屋內，剪了燈花，仔細看時，唬了一跳，原來是小俠艾虎。見他爛醉如泥，呼聲震耳，暗道：『這樣小小年紀，貪杯悞事。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，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。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？——不要管他，俺且在這裏等他便了。』「撲」，將燈吹滅，屏息而坐。偏偏的小解又來了，再也支持不住。無可如何，將軍扇門兒一掩，就在門後小解起來。因功夫等的大了，他就小解了個不少，流了一地。剛然解完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，他却站在門後，只見進來一人脚下一蹶，往前一撲。後面那人緊步跟到，正撞在前面身上。蔣爺將門一掩，從後轉出，也就壓在二人身上。却高聲先嚷道：『別打我！我是蔣平。底下的他倆纔是賊呢。』

艾虎此時已醒，聽是蔣爺，連忙起身。蔣爺抬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。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，連忙打着燈籠前來。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，一個是店東，一

個是店東朋友。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捆了他二人。底下的那人衣服濕了好些，却是蔣爺撒的溺。

蔣爺坐下，便問店東道：『你爲何聽信奸人的言語，要害我姪兒？是何道理？』

店東道：『老爺不要生氣。小人名叫曹標，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，因他

家員外被人害却，事不隨心，投奔我來。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，左一壺，右

一壺，喝了許多的酒。是陶宗心內犯疑，一個小客官爲何喝了許多的酒呢？況且又

在年幼之間呢。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，不想被他認出，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。因此

央煩小人陪了他來，作個幫手。』蔣爺道：『作幫手是叫你幫着來勒人，你就應

他？』曹標道：『並無此事，不過叫小人幫着拿住他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的事，如

何瞞的過我呢？你二人商議明白，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。你還說：『等他睡了，再

動不遲』。你豈是盡爲做幫手呢？』一席話說的曹標，再也不敢言語，惟有心中納

悶而已。蔣爺道：『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，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。』說着話，叫：

『艾虎把那個拉過來，我也問問。』艾虎上前，將那人提起一看。『哎呀！原來是你麼？』便對蔣爺道：『四叔，他不叫陶宗，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。』蔣爺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既是姚成，如何又叫陶宗呢？』陶宗道：『我起初名叫陶宗，只因投在馬員外家，就改名叫姚成。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，惟恐連累於我，因此脫逃，又復了本名，仍叫陶宗。』蔣爺道：『可見你反復不定，連自己姓名都沒有准主意。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必問了。』回頭對店小二道：『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。我告訴你，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。你家店東却沒有甚麼要緊。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，叫他們快些來見，我這裏急等。』店小二聽了，那敢怠慢。不多時，進來了二人，朝上打了個千兒道：『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，實在眼瞎，望乞老爺恕罪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倆誰是地方？』只聽一人道：『小人王大是地方。他是保甲，叫李二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這裏屬那裏管？』王大道：『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官姓甚麼？』王大道：『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』

賢。請問老爺貴姓。』蔣爺道：『我姓蔣，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，訪查要犯，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，我已捆縛好了在這裏。說不得你們辛辛苦苦，看守看守，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。見了你們官兒，是要即刻起解的。』二人同聲說道：『蔣老爺只管放心，請歇息去罷。就交給小人們，是再不敢錯的。別說是脫案要犯，無論甚麼事情，小人們斷不敢徇私的。』蔣爺道：『很好。』說罷，立起身，攜着艾虎的手，就上西耳房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爲知己三雄訪沙龍——因救人四義撇艾虎

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，二人連聲答應，說了許多的小心話。蔣爺立起身來，攜着艾虎的手，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。爺兒倆個坐下。蔣爺方問道：『賢姪，你如何來到這裏？你師傅往那裏去了？』艾虎道：『說起來話長。只因我同着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裏住了許久。後來義父屢次要走，倪太守斷不肯放。好不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，方纔離了杭州，到菜花村給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，就在那裏住下了。不想丁家叔父那裏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。不多幾日

回來，說道：『襄陽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覺，惟恐派兵征勦，他那裏預爲防備。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藍驍把守旱路，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叉太保鍾雄把守水路；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。儻若朝廷有甚麼動靜，卽刻傳檄飛報。因此我師傅與我義父聽見此信，甚是驚駭。甚麼緣故呢？因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，綽號鐵面金剛，在臥虎溝居住。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，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，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誑去入夥。大家商量，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，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。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。姪兒一想，這樣的熱鬧不叫姪兒開開眼，反倒獨在家裏，我如何受得來呢？一連悶了好幾日。偏偏的丁大叔時刻不離左右，急的姪兒沒有法兒。無奈河，悄悄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，做了盤費，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。不想今日住在此店，又遇見了對頭。』

蔣爺聽了，暗暗點頭，道：『好小子！拿着廝殺對壘當熱鬧兒。真好胆量，好心胸！但只一件，歐陽兄智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，想來是他去不得。若去得時，

爲甚麼不把他帶了去呢？其中必有個緣故。如今我既遇見他，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？』正在思索，只聽艾虎問道：『蔣叔父今日此來，是爲拿要犯，還是有甚麼別的事呢？』蔣爺道：『我豈爲要犯而來，原是爲奉相諭，派我找尋你義父。只因聖上想起，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着落，如何回奏呢；因此派我前來。不想在此先得了姚成。』艾虎道：『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？』蔣爺道：『我原要上茱花村來着；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，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。』艾虎聽了歡喜道：『好叔叔！千萬把姪兒帶了去！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，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，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。』蔣平聽了，笑道：『你倒會推乾淨兒。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？』艾虎道：『趕到日子多了，誰還記得這些事呢？即便丁大叔告訴了，事已如此，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甚麼怪的了。』

蔣爺暗想道：『我看艾虎年幼貪酒，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；莫若我帶了他去，

一來盡了人情，二來又可找歐陽兄。只是他這酒，必須如此如此。』想罷，對艾虎道：『我帶雖把你帶去，你只要依我一件事。』艾虎聽說帶了他去，好生歡喜，便問道：『四叔，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，姪兒無有不應的。』蔣爺道：『就是你的酒，每頓只准你吃三角，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。你可願意麼？』艾虎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『三角就是三角。吃葷強如吃素。到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饑，也就是了。』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。

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，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，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，不過垂頭嘆氣而已。

到了天色將曉，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，打了包裹。艾虎不用蔣爺吩咐，他就背起行李，叫地方保甲押着曹標姚成，竟奔唐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蔣爺投了龍邊信票。不多時，請到書房相見。蔣爺面見何縣令，將始末說明。因還要訪查北俠，就着縣內派差役押解赴京。縣官即刻辦了文書，並申明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。

蔣爺辭了縣官，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，帶在貼身，與艾虎竟自起身。

這裏文書辦妥起解到京，來至開封，投了文書。包公升堂，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供招；原是水賊，曾害過倪仁夫婦。又追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。姚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襄陽交通信息。取了招供，即將姚成斃于劍下。曹標定罪充軍。此案完結不表。

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，往湖廣進發。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。一日來至濡口僱船，船家富三，水手二名。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，心曠神怡，頗覺有趣。只見艾虎兩眼朦朧，不似坐船，彷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，睡魔就來了。先前還前仰後合，扎掙着坐着打盹；到後來放倒頭便睡。惟獨到喝酒之時，精神百倍，又是說，又是笑。只要三角酒一完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，飯也不能好生吃。蔣爺看了這番光景，又怕他生出病來。想了想在船上無妨，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，由他去便了。

這日剛交申時光景，正行之間，忽見富三說道：『快些撐船，找個避風的所在。風暴來了。』水手不敢怠慢，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磯下。此處却是珍玉口，極其幽僻，將船灣住，下了鐵錨。整頓飯食吃畢，已有掌燈之時，却是平風靜浪，毫無動靜。蔣爺暗道：『並無風暴，為何船家他說有風呢？哦，是了。想是他心懷不善，別是有甚麼意思罷？倒要畱神。』只聽呼嚕嚕呼聲振耳，原來是艾虎飲後食困，他又睡着了。蔣爺暗道：『他這樣貪杯好睡，焉有不悞事的呢。』正在犯想，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，連船都擺起來，萬籟皆鳴。果然大風驟起，波濤洶湧，浪打船頭。蔣爺方信富三之言不為虛謬。辛喜亂刮了一陣，不大工夫，天開月霧，趁着清平波浪蕩漾，夜色益發皎潔。不肯就睡，獨坐船頭賞玩多時。約有二鼓，剛要歇息，覺得耳畔有人聲喚：『救人吓！救人！』順着聲音，細着眼往西北一觀，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。蔣爺暗道：『此必有人暗算。我何不救他一救呢。』忙迫之中也不顧自己衣服，將鞋脫在船頭，跳在水內，踏水面而行。忽見一人忽上忽下，從

西北順流漂來。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，從後將髮揪住往上一提。那人兩手亂抓亂撓，蔣爺却不叫他揪住。這就是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。

但凡人落了溺水，慢說道是無心落水，就是自己情願淹死，到了臨危之際，再無有不望人救之理。他兩手扎煞，見物就抓。若被抓住，却是死勁，再也不得開的。往往從水中救人，反被溺死的帶累傾生，皆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。再者凡溺水的兩手必抓兩把淤泥，那就是拚命之時亂抓的。

如今蔣爺提住那人，容他亂抓之後，方一手提住頭髮，一手把住腰帶，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。幸喜工夫不大。略略控水，即便甦醒，哼哼出來。蔣爺方問他名姓。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，姓雷名震。蔣爺聽了，便問道：「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？」雷震道：「那就是小老兒的兒子。恩公如何知道？」蔣爺道：「我是聞名。有人常提，却未見過。請問老丈家住那裏？意欲何往？」雷震道：「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衙後面，有二里半之遙，在八寶村居住。因女兒家

內貧寒，是我備了衣服簪珥，前往陵縣探望；因此僱了船隻。誰知水手是弟兄二人，一個米三，一個米七。他二人不懷好意，見我有這衣服箱籠，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，便藏在此處。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，小老兒喊叫「救人」，他却又來殺我。是我一急將船牕撞開，跳在水中，自己也就不覺了。多虧恩公搭救。」蔣爺道：「大約船尙未開。老丈在此略等，我給你瞧瞧箱籠去。」雷震聽了，焉有不願意的呢，連忙說道：「敢則是好，只是又要勞動恩公。」蔣爺道：「不打緊。你在此略等，俺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跳在水內，一個猛子，來至有燈光船邊。只聽二賊說道：「打開箱籠看看，包管興頭的。」蔣爺把住船邊，身體一躍，道：「好賊！只顧你們興頭，却不管別人晦氣了。」說着話，到船上。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，提了刀鑽出艙來，尙未立穩，蔣爺抬腿就是一腳。雖然未穿鞋，這一腳兒踢了個正着，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，如何禁得起，身體一歪，栽在船上，手鬆刀落。蔣爺跟步，搶刀在手，照着米七一擲，登時了賬。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，說聲「不好！」

就從雷老者破牕之處，躡入水內去了。蔣爺如何肯放，縱身下水，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，出了水面，猶如搗碓一般，立刻將米三串了個老滿兒。然後提到船上，進艙找着繩子，捆縛好了，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。蔣爺復又跳在水內，來至崖岸，背了雷震送上船去，告訴他道：『此賊如若醒來，老丈只管持刀威嚇他，不要害怕，已然捆縛好好的了。俟天亮時，另僱船隻便了。』說罷，翻身入水，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。罷了！踪影全無，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，早已開船去了。

蔣爺無奈，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裏船上。正聽雷老者顛巍巍的聲音道：『你動一動，我就是一刀。』蔣爺知道他是害怕，遠遠就答言道：『雷老者，俺又回來了。』雷震聽了，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，心中好生歡喜，道：『恩公爲何去而復返？』蔣爺道：『只因我的船隻不見，想是開船走了。莫若我送了老丈去如何？』雷震道：『有勞恩公，何以答報？』蔣爺道：『老丈有衣服，借一件換換。』雷震應道：『有，有，有。却是四垂八卦的。』蔣爺用絲縲束腰，將衣襟拽起。等到

天明，用篙撐開，一脚將米三踢入水中。倒把老者嚇了一跳，道：『人命關天，這還了得！』蔣爺笑道：『這廝在水中做生涯，不知劫了多少客商，害了多少性命。如今遇見蔣某，算是他的惡貫已滿，理應除却。還心疼他怎的？』雷震嗟嘆不已。

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。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，猛然驚醒，不見了蔣平，連忙出艙問道：『我叔叔往那裏去了？』富三道：『你二人同艙居住，如何問我？』艾虎聽了，慌忙出艙看視，見船頭有鞋一雙，不覺失聲道：『哎喲！四叔掉在水內了。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罷？』富二道：『你這小客官，說話好不曉事。昨晚風暴將船灣住，我們俱是在後艙安歇的。前艙就是你二人。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，失足落水，或者有的。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？』水手也說道：『我們既有心謀害，何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？爲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？』又一水手道：『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官行李沉重，把他害了，反倒誣賴我們罷？』小爺聽

了將眼一瞪，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滿口胡說！那是我叔父，俺如何肯害他？』水手道：『那可難說。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，你還賴誰呢？』小爺聽了，揎拳掠袖，就要打他們水手。富三忙攔道：『不要如此。據我看來，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，也不是失腳落水的，竟是自投在水內的。大家想想，若是被人謀害，或者失足落水，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？』一句話說的衆人省悟，水手也不言語了。艾虎也不生氣，連忙回轉艙內，見包裹未動，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，連龍票也在其內；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眼，尙有不足百金，只得仍然包好，心中納悶道：『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？——難道夤夜之間摸魚去了。』正在思索，只聽富三道：『小客官，已到停泊之處了。』艾虎無奈，束兜肚，背了包裹，搭跳上岸，邁步向前去了。船價是開船付給了，所謂「船家不打過河錢」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七回

第八十八回

搶魚奪酒少弟拜兄——談文論詩老翁擇婿

且說艾虎下船之後，一路上想起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，蒙他一番好意，帶我上臥虎溝；不想竟自落水，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，不由的悽慘落淚。正在哭啼，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，綽號翻江鼠，焉有淹死的呢。想至此，又不禁大樂起來。走着，走着，又轉想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俗語說的好，「慣騎馬的慣跌跤，河裏淹死是會水的」。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，陽溝裏會翻船，也是有的。可憐一世英名，却在此處傾生。』想至此，不由的又痛哭起來。哭了多時，忽又想起那雙鞋

來，別是真個的下水摸魚去了罷？若果如此，還有相逢之日。想至此，不禁又狂笑起來。他哭一陣，笑一陣，旁人看着皆以爲他有瘋魔之症，遠遠的躲開，誰敢招惹於他。

艾虎此時千端萬緒，縈繞于心，竟自忘饑；因此過了宿頭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方覺得饑餓，欲覓飯食，無處可求。忽見燈光一閃，急忙奔至臨近一看，原來是個窩舖，見有二人對面而坐，並聽有豁拳之聲。他却趕至跟前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八馬」，艾虎也却把手一伸道：「三元」。誰知豁拳的却是兩個漁人，猛見艾虎進來，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，便發話道：「你這後生，好生無理！我們在此飲酒作樂，你如何前來混攪？」艾虎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俺是行路的，只因過了宿頭，一時肚中饑餓，沒奈何將就將就，畱個相與罷。」說着話，他就要端酒碗。那漁人忙攔道：「你要吃食，也等我們吃剩下了，方好週濟於你。」艾虎道：「俺又不是乞兒花子，如何要你週濟。俺有銀兩，買你幾碗酒。你可肯賣麼？」漁人道：「俺這裏又

不是酒市。你要買，前途買去，我這裏是不賣的。」說罷，二人又腦袋摘巾兒豁起拳來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對手」，艾虎又伸一拳道：「元寶」。二漁人大怒道：「你這小廝好生懶！說過不賣，你却歪廝纏則甚？」艾虎道：「不賣，俺就要搶了。」漁人冷笑道：「你說別的罷了。你說要搶，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出了窩鋪，揎拳掠袖道：「小廝，你搶個樣兒我看！」艾虎將包袱放下，笑哈哈的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俺先與你說明。俺要輸了，任憑你等；俺若贏了，不消說了，不但酒要穀，還要管俺一飽。」那漁人也不答應，揚手就是一拳。艾虎也不躲閃，將手接住，往旁邊一領，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。這漁人一見，氣忿忿的道：「好小廝竟敢動手！」抽後就是一脚。艾虎回身將脚後跟往上一托，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。二人爬起來，一擁齊上。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，二人復又跌倒。一連三次，漁人知道不是對手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艾虎見他等去了，進了窩鋪，先端起一碗飲乾。又要端那碗酒時，方看見中間

大盤內是一尾鮮燂鯉魚，剛吃了不多，滿心歡喜。又飲了這碗酒。也不用箸箸，抓了一塊魚放在口內。又拿起酒瓶來斟酒。一碗酒，一塊魚，霎時間盃盤狼籍。正吃的高興，酒却沒了。他便端起大盤來，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。雖未盡興，也可搪饑。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網將手擦抹了擦抹。站起身來剛要走時，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。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個大酒葫蘆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摘將下來。復又回身就燈一看，却是個錫蓋。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，左打不開，右打不開，一時性起，用力一掰，將葫蘆嘴撇下來。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，一鬆手拍叉的一聲，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，砸了個粉碎。艾虎也不管他，提了包裹，出了窩鋪，也不管東西南北，信步行去。誰知冷酒後犯，一來是吃的空心酒，二來吃的太急，又着風兒一吹，不覺的酒湧上來。愧裏愧蕩，纔走了二二里的路，再也扎掙不來。見路旁有個破亭子，也不顧塵垢，將包袱放下，做了枕頭，放倒身軀，呼嚕嚕酣睡如雷；真是「一覺放開心地穩，不知日出已多時」。

正在睡濃之際，覺得身上一陣亂響，似乎有些疼痛。慢閃二目，天已大亮，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，將自己圍繞，猛然省悟，暗道：『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。』再一回想：『原是自己的不是，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。』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理，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，他倆便知會了衆漁人各各擎木棍奔了窩舖而來。大家看時，不獨魚酒皆無，而且葫蘆撈了，盤子碎了，一個個氣沖兩脇，分頭去趕。只顧奔了大路，那知小俠醉後混走，倒岔在小路去了。衆人追了多時不見踪影，俱說：『便宜他！』只得大家漫散了。

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，走至破亭子，忽聽呼聲振耳。此時天已黎明，看不真切，似乎是個年幼之人，急忙令人看守，復又知會就近的，湊了五六個人。其中便有窩舖中的漁人，看了道：『就是他。』衆人就要動手。有個年老的道：『衆位不要混打，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，不大穩便。須要將他肉厚處打，止於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』因此一陣亂響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打艾虎。打了幾下，見艾虎不動。大家

猶疑，恐怕傷了性命。

那知艾虎故意的不語，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。遲了半天，見他們不打了，方睜開眼道：『你們爲甚麼不打了？』一翻身爬起，提了包裹，揮了揮塵垢，拱了拱手，道：『請了，請了。』衆人圍繞着，那裏肯放。艾虎道：『你們爲何攔我？』衆人道：『你搶了我們的魚酒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』艾虎道：『你們不對我嗎？打幾下子出了氣，也就是了。還要怎麼？』漁人道：『你撈了我的葫蘆，砸了我的大盤，好好的還我。不然，想走不能。』艾虎道：『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。不要緊，俺給你銀另買一分罷。』漁人道：『只要我的原舊東西，要銀子作甚麼？』艾虎道：『這就難了。人有生死，物有毀壞。業已破了，還能整的上麼？你不要銀子，莫若再打幾下，與你那東西報報仇，也就完了事了。』說罷，放下包裹，復又躺在地下，鬧頑皮子。（俗語謂之皮子，又謂之魔駝子。）鬧的衆人生氣不是，要笑不是，再打也不是。年老的道：『真這後生實在嘔人。他倒鬧起魔來了。』漁人

道：『他竟敢鬧魔。我把他打死，給他抵命。』年老的道：『休出此言。難道我們衆人瞅着你在此害人不成？』

正說間，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，向着衆人道：『列位請了。不知此人犯了何罪，你等俱要打他？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。』說罷，就是一揖。衆人見是個斯文相公，連忙還禮，道：『耐耐這斯饒搶了嘴吃，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，實實可惡。既是相公給他討情，我們認個晦氣罷了。』說罷，大家散去。

年少後生見衆人散去；再看時，見他用袖子遮了面，仍然躺着不肯起來，向前將袖子一拉。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，無可搭訕，嘆哧的一聲，大笑不止。書生道：『不要發笑。端的爲何？有話，起來講。』艾虎無奈站起，揮去塵垢，向前一揖，道：『慚愧，慚愧。實在是俺的不是。』便將搶酒吃魚，以及毀壞傢伙的話，毫無粉飾，和盤托出。說罷，又大笑不止。書生聽了，暗暗道：『聽他之言，倒是個率真豪爽之人。』又看了看他的相貌，滿面英風，氣度不凡，不由的傾心羨慕，

問道：『請問尊兄貴姓？』艾虎道：『小弟姓艾名虎。尊兄貴姓？』那書生道：『小弟施俊。』艾虎道：『原來是施相公。俺這不堪的形景，休要見笑。』施俊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』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焉有見笑之理。』艾虎聽了「皆兄弟也」，以「皆」字當作「結」字，答道：『俺乃粗鄙之人，焉敢與斯文貴客結爲兄弟。既蒙不棄，俺就拜你爲兄。』施俊聽了甚喜，知他是錯會意了，以爲他鯁直可交，便問：『尊兄青春幾何？』艾虎道：『小弟今年十六歲了。哥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』施俊道：『比你長一歲，今年十七歲了。』艾虎道：『俺說是兄長，果然不差。如此，哥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』說罷，爬在地下就磕頭。施俊連忙還禮。二人彼此攙扶。

小俠提了包裹。施俊一伸手攜了艾虎，離了破亭，竟奔樹林而來。早見一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裏瞭望。施俊來至小童跟前，喚道：『錦箋過來，見過你二爺。』小童錦箋先前見二人說話，後來又見二人對磕頭，心中早就納悶。如今聽見相公如

此說，不敢怠慢，上前跪倒，道：『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。』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，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，今見錦箋如此，喜出望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連忙說道：『起來！起來！』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鏢子，遞與錦箋道：『拿去買菓子吃。』錦箋却不敢受，兩眼瞅着施俊。施俊道：『二爺既賞你，你收了就是了。』錦箋接過，復又叩頭謝賞。艾虎心中暗道：『爲何他又叩頭？哦，是了。想是不設用的，還合我再討些回手。』又向兜肚內要掏。（艾虎當初也是館童，皆因在霸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排場禮節，所以不懂，非前後文不對。）施俊道：『二弟賞他一錠足矣，何必賞他許多呢。請問二弟，意欲何往？』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，答道：『小弟要上臥虎溝，尋我師父與義父。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？』施俊道：『愚兄要上襄陰縣金伯父那裏，一來看文章，二來就在那裏用功。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，如何是好？』艾虎道：『既然彼此有事，莫若各奔前程。後會有期。兄長請乘騎，待小弟送你一程。』施俊道：『賢弟不要遠送。我是騎馬，你是步下，如何趕的上？不

如就此拜別了罷。」說罷，二人彼此又對拜了。錦箋拉過馬來，施俊謙讓多時，扳鞍上馬。錦箋因艾虎在步下，他不肯騎馬，拉着步行。艾虎不依，務必叫他騎上馬，跟了前去。目送他主僕已遠，自己方抗起包裹，邁開大步，竟奔大路去了。

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必昌，曾作過一任知縣，因害目疾失明，告假還鄉。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：頭一個便是兵部尙書金輝，因叅襄陽王遭貶在家；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。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，却是情同骨肉。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，自幼兒見過好幾次，雖有聯姻之說，却未納聘。如今施俊年已長成，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裏，明是託金公看文章，暗暗却是爲結婚姻。

這日施俊來至襄陰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，問着金老爺的家，投遞書信。金老爺卽刻請至書房，見施俊品貌軒昂，學問淵博，那一派謙讓和藹，令人羨慕。金公好生歡喜，而且看了來書，已知施喬之意，便問施俊道：「令尊目力可覺好些？不

然，如何能寫書信呢？」施俊鞠躬答道：「家嚴止於通徹三光，別樣皆不能視。此信乃家嚴誦囑小姪代筆，望伯父海涵勿哂。」金輝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。這上面還要叫老拙改正文章，如何當的個。學業久已荒疎，拈筆猶如馬筆，還講甚麼改正。只好賢姪在此用功，閒時談談講講，彼此教正，大家有益罷了。」說至此，早見家人稟：「飯已齊備。請示在那裏擺？」金公道：「在此擺。我同施相公一處用，也好說話。」飲酒之間，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，施俊一一對答如流，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。吃畢飯，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，自己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。

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八回

三

第八十九回

憨錦箋暗藏白玉釵——癡佳蕙遺失紫金墜

且說金輝見了夫人何氏，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。夫人聽了，也覺歡喜。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，膝下生得兩個兒女：女名牡丹，今年十六歲；兒名金章，年方七歲。老爺還有一妾，名喚巧娘。

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絕口，知有許婚之意，便問：『施賢姪到此何事？』金老爺道：『施公雙目失明。如今寫信前來，叫施俊在此讀書，從我看文章。雖是

如此，書中却有求婚之意。』何氏道：『老爺意下如何呢？』金公道：『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，因女兒尚幼，並未聘定。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，不但品貌端好，而且學問淵博，堪與我女兒匹配。』何氏道：『既如此，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？』金公道：『且不要忙。他既在此居住，我還要細細看看他的行止如何。如果真好，慢慢再提親不遲。』

老爺夫人只顧講論此事，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丫頭名喚佳蕙，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，（因他聰明伶俐，而且模樣兒生的俏麗，又跟着小姐讀書習字，文理頗通，故此起名用個「蕙」字，上面又加上個「佳」字，言他是香而且美。佳蕙既然如此，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了。）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，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，有許婚之意。他便回轉繡戶，嘻嘻笑笑道：『小姐大喜了！』牡丹小姐道：『你道的甚麼喜？』佳蕙道：『方纔我從太太那裏來，老爺正在講究。原來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裏讀書，從着老爺看文章。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，而且

品貌極美。老爺太太樂得了不得，有意將小姐許配與他。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？』牡丹正看書，聽說至此，把書一放，嗔道：『你這丫頭，益發愚頑了！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，對我說的麼？越大越沒出息了。還不與我退了！』

佳蕙一團的高興，被小姐申飭了一頓，臉上覺的訕訕的，羞答答回轉自己屋內，細細思索道：『我與小姐雖是主僕，却是情同骨肉。爲何今日聽了此話，不但喜，反倒嗔怪呢？哦，是了。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，如何能穀才貌兼全呢？小姐想來不能深信。仔細想來，倒是我莽撞了。理應替他探了水落石出，方不負小姐待我的深情。』想至此，跼蹐不安。他便悄悄偷到書房，把施俊看了個十分仔細，回來暗道：『怨得老爺誇他，果然生的不錯。據我看來，他既有如此的容貌，必有出奇的才情。小姐不知，若要固執起來，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？噯！我何不如此如此，替他們成全成全，豈不是好？』想罷，連忙回到自己屋內，拿出一方芙蓉手帕，暗道：『這也是小姐給我的，我就拿他作個引線。』

立刻提筆，在手帕上寫了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」二句，摺疊了摺疊，藏在一邊。

到了次日，午間無事，抽空兒袖了手帕，來到書房。可巧施俊手倦拋書，午夢正長。錦箋也不在跟前。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，把手帕一丟，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。施俊驚醒，朦朧二目，翻身又復睡了。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，見相公在外面磕睡，腕下却露着手帕，慢慢抽出，抖開一看，異香撲鼻，上面還有字跡，却是兩句詩經。心中納悶道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此帕從何來呢？不要管他，我且藏起來。相公如問我時，我再問相公，便知分曉。』及至施俊睡醒，也不找手帕，也不問錦箋。錦箋心中暗道：『看此光景，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。若是我們相公的，焉有不找不問之理呢？但只一件，既不是我們相公的，這手帕從何而來呢？倒要留神查看查看。』

到了次日，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，暗裏窺探。果然佳蕙從後面出來，到了書房，見相公正在那裏開箱找書，不便驚動，抽身回來。剛要入後，只見一人迎面攔

道：『好吓！你跑到書房作甚麼來了？快說！不然，我就嚷了。』佳蕙是個小童，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小童道：『我乃自幼服侍相公，時刻不離左右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言聽計從的錦箋。你是誰？』佳蕙笑道：『原來是錦兄弟麼。你問我，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，時刻不離左右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言聽計從的佳蕙。』錦箋道：『原來是佳姐姐麼。』佳蕙道：『甚麼佳咧錦咧，叫着怪不好聽的。莫若我叫你兄弟，你叫我姐姐，偕們把佳錦二字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問兄弟，昨日有塊手帕，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？』錦箋想道：『原來手帕是他的，可見他人大心大。我何不嘲笑他幾句？』想罷，說道：『姐姐不要性急，事寬則圓。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，何必這們忙呢。』佳蕙紅了臉道：『兄弟休要胡說。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，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，故此我纔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，叫他早早求婚，莫要耽誤了大事。難道詩經二句詩在手帕上寫的，你還不明白麼？那明是韞玉待價之意。』錦箋道：『姐姐，原來爲此，我倒錯會了意了。姐姐

還不知道呢，我們相公此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求婚。惟恐這裏老爺不願意，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，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，是叫這裏老爺知道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。如今姐姐既要知恩報恩，那手帕是不中用的。何不弄了真實？見的表記來？我們相公那裏有我一面承管。」（壞事在此一句，所謂「一言喪邦」。）佳蕙聽了道：「兄弟放心。我們小姐那裏有我一面承管，偕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，庶不負主僕的情意一場。」說罷，佳蕙往後面去了，錦箋也就回轉書房。

凡事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是強求的，不是混謀的。事不當成，你縱然強求混謀，冥冥中自有舛錯，終久不成；若是事有可成，只用略爲謀求，用不着「強」「混」二字，不因不由的便成了。至於婚姻一節，更不是強求混謀的。俗語說的：「千里姻緣一線牽；」又云：「是婚姻棒打不散，」原是有一定的道理。誰知遇見了佳蕙錦箋兩個不能聽其自然，無心中生出波瀾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險些兒性命難保。非

是他二人安着壞心有意陷害，全是一派天真爛漫不知事體輕重。一個爲感情，一個爲逞能。及至事情叨登出來，他二人誰也不敢吐實，只落的後悔而已。

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，處處留神，時刻在念。不料事有湊巧，牡丹小姐叫他收拾鏡妝，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，悄悄遞與錦箋。錦箋回轉書房，得便開了書箱，瞧瞧無物可拿，見有一把扇子拴的個紫金魚的扇墜，連忙解下來，就勢兒將玉釵放在箱內。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，剛要包上紫金魚，見帕上字跡分明。他又展起才來，急忙提筆寫上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二句，然後將扇墜包裹。得意洋洋，來見佳蕙道：『我說事成在我，姐姐不信。你看如何？』說罷，打開給佳蕙看了。佳蕙等的工夫大了，已然着急，見有個回禮，忙忙碌碌接了過來。『兄弟，改日聽信罷。』回手向衣襟一掖，轉身就去了。

剛走了不多時，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，極其聰明，見了佳蕙，問道：

『姐姐那裏去了？』佳蕙道：『我到花園掐花兒去來。』杏花兒道：『掐的花在那

裏？給我幾朵兒。』佳蕙道：『花尙未開，因此空手而回。』杏花兒道：『我不

信。可巧一朵兒沒有嗎？我要搜搜。』說罷，拉住佳蕙不放。佳蕙藏藏躲躲道：

『你這丫頭，豈有此理！慢說沒花兒；就是有花兒，也犯不上給你。難道你怕走大
了脚，不會自己掐去麼？拉拉扯扯甚麼意思！』說罷，將衣服一頓，佯長去了。杏

花兒覺得不好意思，紅漲了臉，發話道：『這有甚麼呢！明兒我們也掐去，單希罕

你的咧。』說着話，往地下一看，見有一個包兒，連忙檢起，恰正是芙蓉手帕包着

紫金魚兒，急忙忙籠在袖內，氣忿忿回轉姨娘房內而來。巧娘問道：『你往那裏去

來？又合誰嘔了氣了？因爲甚麼撅着嘴？』杏花兒道：『可惡佳蕙，他掐了花來，

我給他要一兩朵。饒不給，還擗打我。姨娘自想想，可氣不可氣？偏偏的他掉了一

個包兒，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。』巧娘聽了，忙問道：『你檢了甚麼了？拿來我

看。』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。不想巧娘一看，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。

你道爲何？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，將宦途看淡了，每日間以詩酒自娛。但凡有可以消遣處，不是十天，就是半月，樂而忘返。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。惟有巧娘水性楊花，終朝盡盼老爺回來。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，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。他便急的猶如熱地螞蟻一般，如何忍耐得住，未免有些饑不擇食，悄地裏就與幕賓先生刮拉上了。俗語說：「色胆大來，難保機關不洩。」一日，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，剛然入港。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燒香，將好事冲散。偏這幕賓是個膽小的，惟恐事要發覺，第二日收拾收拾，竟自逃走了。巧娘失了心上之人，他既不思己過，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，每每要將他二人陷害，又是無隙可乘。

如今見了手帕，又有紫金魚，正中心懷，便哄杏花兒：『這個包兒既是檢的，你給我罷。我不白要你的，我給你作件衫子如何？』杏花兒道：『罷啲！姨娘前次

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，來回跑了多少次，應許給我作衫子，到如今何嘗作了呢。還提衫子呢，沒的盡叫我門擔個名兒罷了。」巧娘道：「往事休提。此次一定要與你作衫子的，並且兩次合起來，我給你作件裕衫子如何？」杏花道：「果真那樣，敢則是好。我這裏先謝謝姨娘。」巧娘道：「不要謝。我還告訴你，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，只等老爺回來，你千萬不要在跟前。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於你。」杏花兒聽了歡喜，滿口應承。

一日，金公因與人會酒，回來過晚，何氏夫人業已安歇。老爺憐念夫人爲家計操勞，不忍驚動，便來到巧娘屋內。巧娘迎接就坐，殷勤獻茶畢。他便雙膝跪倒，道：「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。」金公道：「你有何事？只管說來。」巧娘道：「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，事關重大。雖然老爺知道，必須訪查明白，切不可聲張。」說着話，便把手帕拿出，雙手呈上。金公接過來一看，見裏面包着紫金魚扇墜兒；

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，寫着詩經四句，筆跡却不相同，前二句寫的輕巧嫵媚，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。金輝看畢，心中一動，便問：『此物從何處拾來？』巧娘道：『賤妾不敢說。』金輝道：『你只管說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』巧娘道：『老爺千萬不要生氣。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，路過小姐那裏，拾得此物。』金輝聽了，登時蒼顏改變，無名火起，暗道：『好賤人！竟敢作出這樣事來。這還了得！』即將手帕金魚包好，攏在袖內。巧娘又加言道：『老爺，此事與門楣有關，千萬不要聲張，必須訪查明白。據妾看來，小姐決無此事，或者是佳蕙那丫頭也未可知。』老爺聽了，點了點頭，一語不發，便向書房安歇去了。

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857.44

1012

1925

v.3

2450742

三
俠
五
義
第
八
十
九
回

三

單位	特 藏 組
來源	楊雲萍教授贈
登記	94. 8. 01



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



2450742